



3

紅日

红
日

③

玉
娇
龙
藏
书

红 日

(第三册)

原著	吴 强
改编	王星北
绘画	汪观清
扫描制作	玉娇龙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【内容提要】上集叙述我人民解放军在莱芜战役中，消灭了蒋介石匪军五万多人，活捉了匪军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，赢得了辉煌的胜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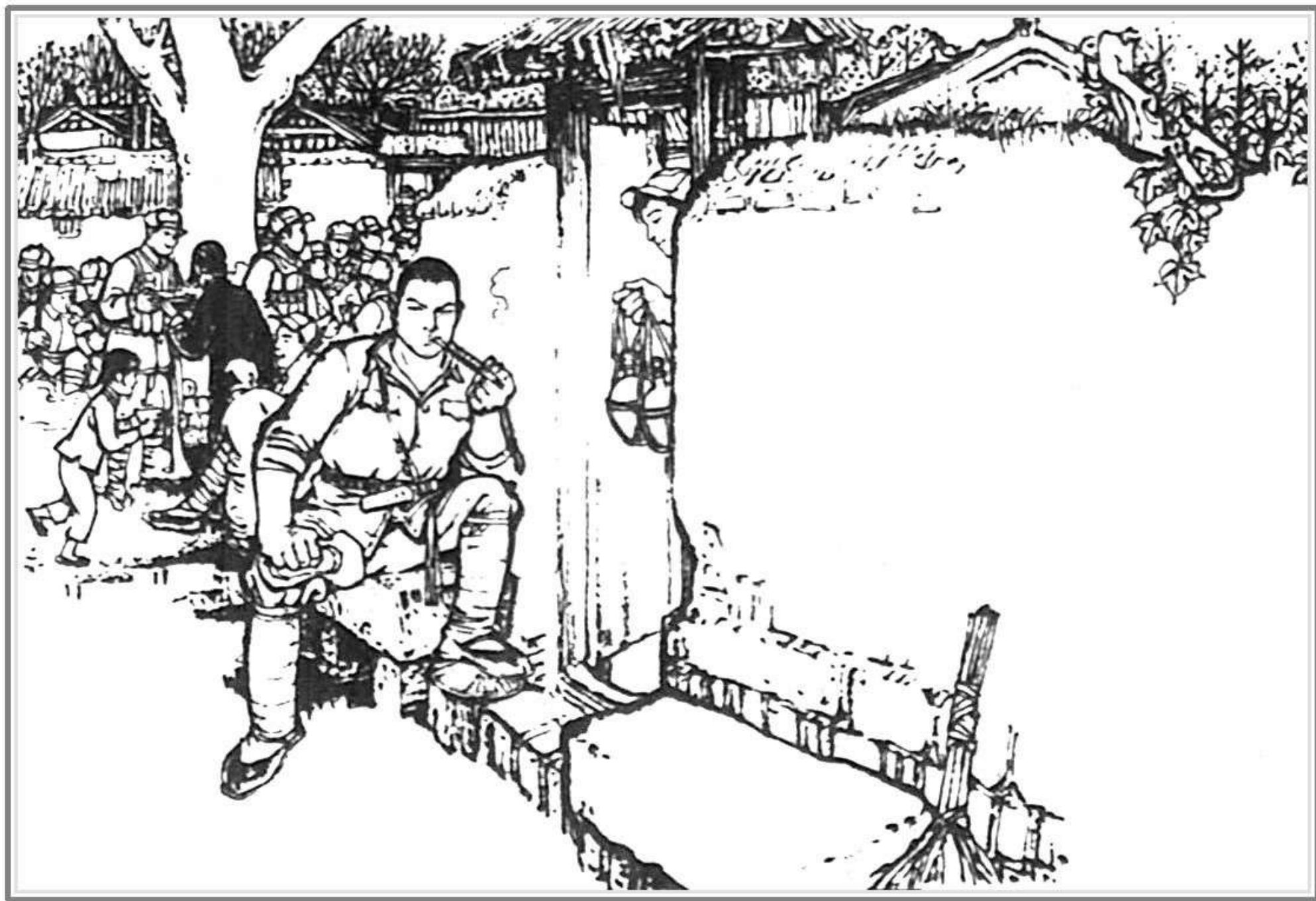
本集写蒋介石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，他途穷计拙，一九四七年四月，又以他的王牌军——整编七十四师作为核心和中坚，再一次地向沂蒙山区（沂山、蒙山的总称，在山东的东南部）华东野战军大举进攻。华东野战军把这股敌人逼进到沂蒙山区的孟良崮一带。沈丁部队奉命飞兵前进，配合兄弟部队，堵住垛庄一线，全面包围了敌人。



1947年4月，蒋介石在途穷计拙的当儿，又以他的王牌军七十四师为核心，深入沂蒙山区，开始新的大举进犯。刘胜团的战士们，得到行动命令，精神焕发地向前行进。



队伍下了山坡，踏上大路，又走了七、八里路，秦守本抬头望望北斗星，心里犯了疑：敌人在东边，我们怎么向西走呀？战士们怕打不成七十四师，一团高兴顿时消失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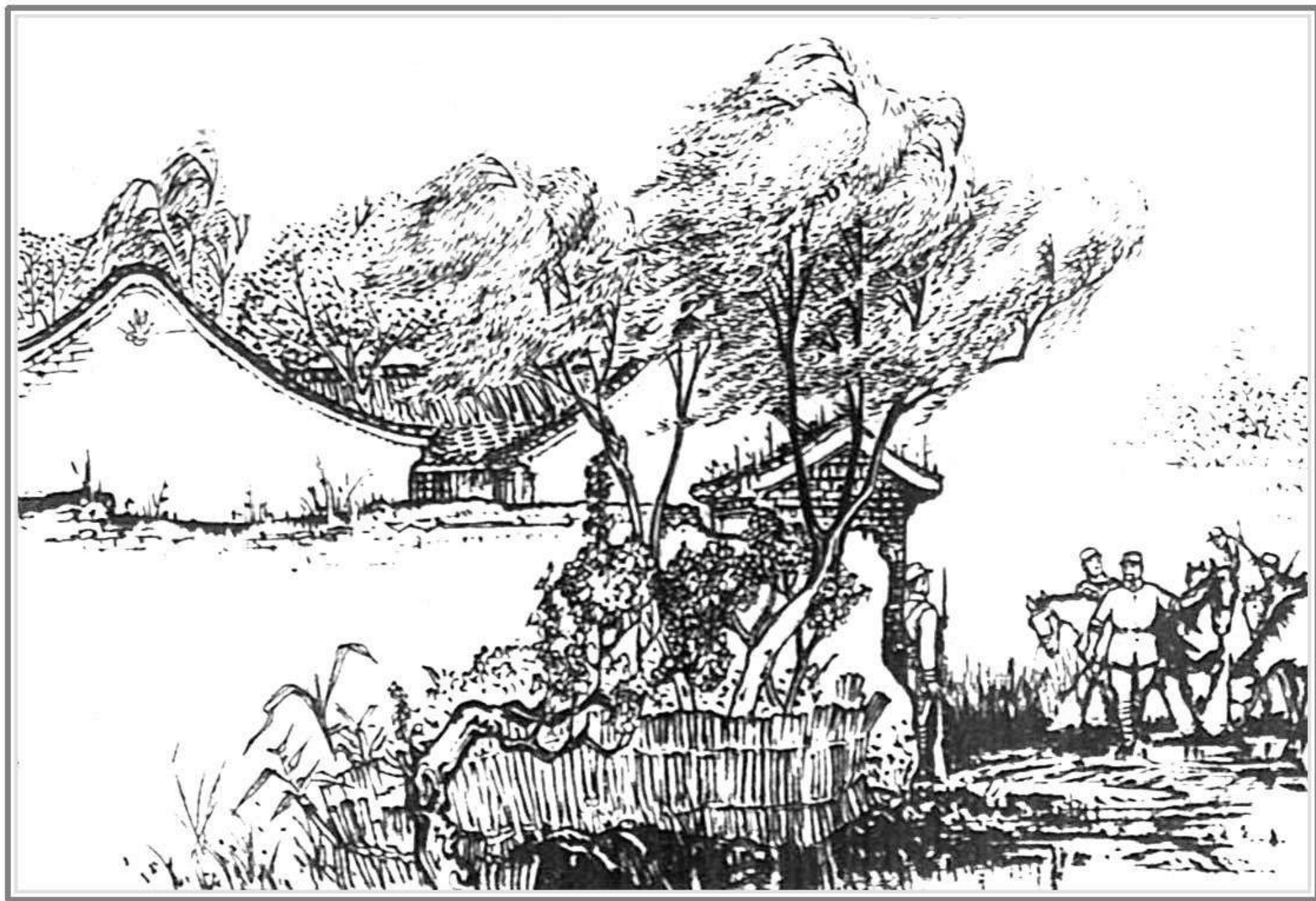
队伍一口气朝西南赶了八十多里路，炮声越来越远了。中午，在一个小村子上歇下来吃午饭，连长石东根却坐在一家门口的石凳上，闷闷地吸着烟。



忽见团长刘胜和政委陈坚骑马过来，他连忙站起敬礼。刘胜膘了他一眼说：“你们怎么样？”石东根再也忍不住了，咕哝着说：“大家不明白，为什么不开上去打七十四师？”



刘胜轻声地说：“开到鲁南敌人屁股后面去。行动意图、部署，到了那边要跟你们谈的。”说完，走了几步，回过头来又说：“部队巩固好！坚决执行命令！”



第二天中午，队伍到了目的地，沂蒙山区西南的白彦、城前一带地区。这里，敌军有三个旅的兵力，构筑了十七个据点。刘胜和陈坚接到师部通知，上军部接受任务。



他们向首长敬过礼，副军长梁波首先带笑问道：“听说你们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，是么？”刘胜忙说：“我们没有说不接受任务。就是不打七十四师不甘心。”



陈坚接着说：“我们是一致的，接受军首长给的任务。”军长沈振新看看刘胜，说：“蒋介石这张王牌到底摊不摊出来，还很难说。就是摊了，兄弟部队吃掉它还不是一样。”



接着，他指着墙上的地图，把敌人的据点、兵力，指给他们看。又向他们交代任务：“你们要控制这条三十里长的沙河，不让敌人越到河东，牵着它的牛鼻子！”



军政委丁元善接着说话，要他们保持部队旺盛的士气，注意跟地方党、政、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取得密切联系，积极开展活动。他的话说得又严肃又恳切。



刘胜和陈坚接受了任务回团部来。路上，刘胜对陈坚说：“老实人总是干吃亏的事。我不好违抗命令，你为什么也不还口？”陈坚大笑着说：“好个老实人！原来想叫我犯错误！”



他们回到团部，刚坐定，警卫员邓海急匆匆进来报告说：“区委书记和区长来了。”



刘胜和陈坚忙迎了出去。原来沙河区区委书记华静和区长耿忠，要组织一次在敌人据点附近抢收夏麦的斗争，来跟团部联系，请团部援助。刘胜握住他们的手，大笑着说：“你们来得正巧，欢迎欢迎！”



华静和耿忠向他们介绍了当地情况，并请团部掩护群众抢收麦子。他们研究以后，决定在晚上动手，队伍挺进到敌人据点附近担任警戒；由民兵帮助老百姓割麦。



夜黑人静。只有敌人据点里的探照灯，交叉地射出阴森森的白光。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出来，区长耿忠带头，一阵风似的拥到田里去抢割麦子。



有的用镰刀，有的用剪子，只听得“喀嚓喀嚓”一片声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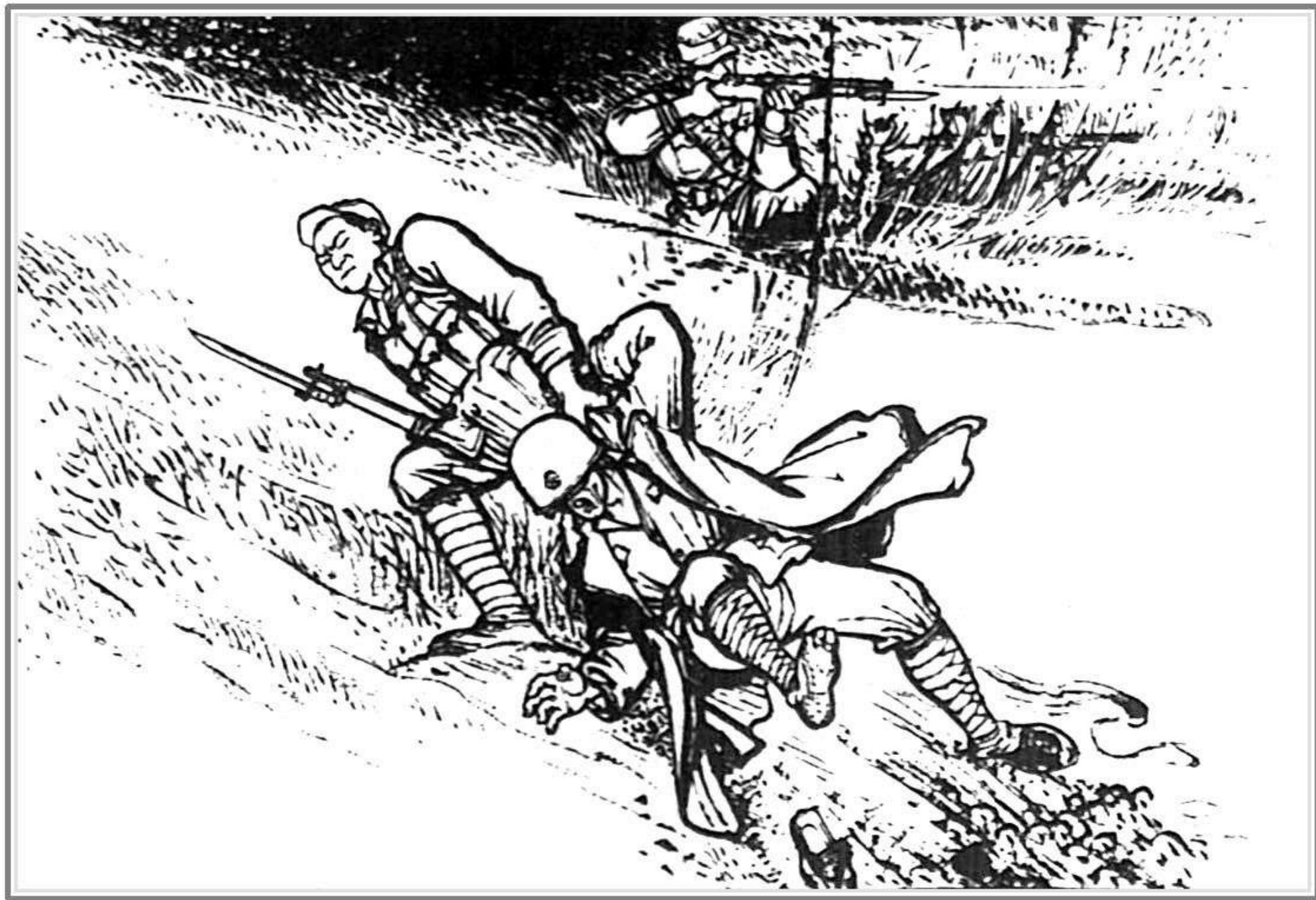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敌人的炮弹轰响了，乱七八糟的落在田野里。但是人们没有被吓倒，动作反而更加有劲了。有个老大爷大叫着说：“打吧！打死我，也不留一颗麦粒子给你！”



这时，在胡家沟据点里的敌人，大约有一个排，伸长脖子东张西望，象乌龟似的爬出来，一面胡乱地打着枪。把守在一座桥口的秦守本班，却镇静地守候着，文风不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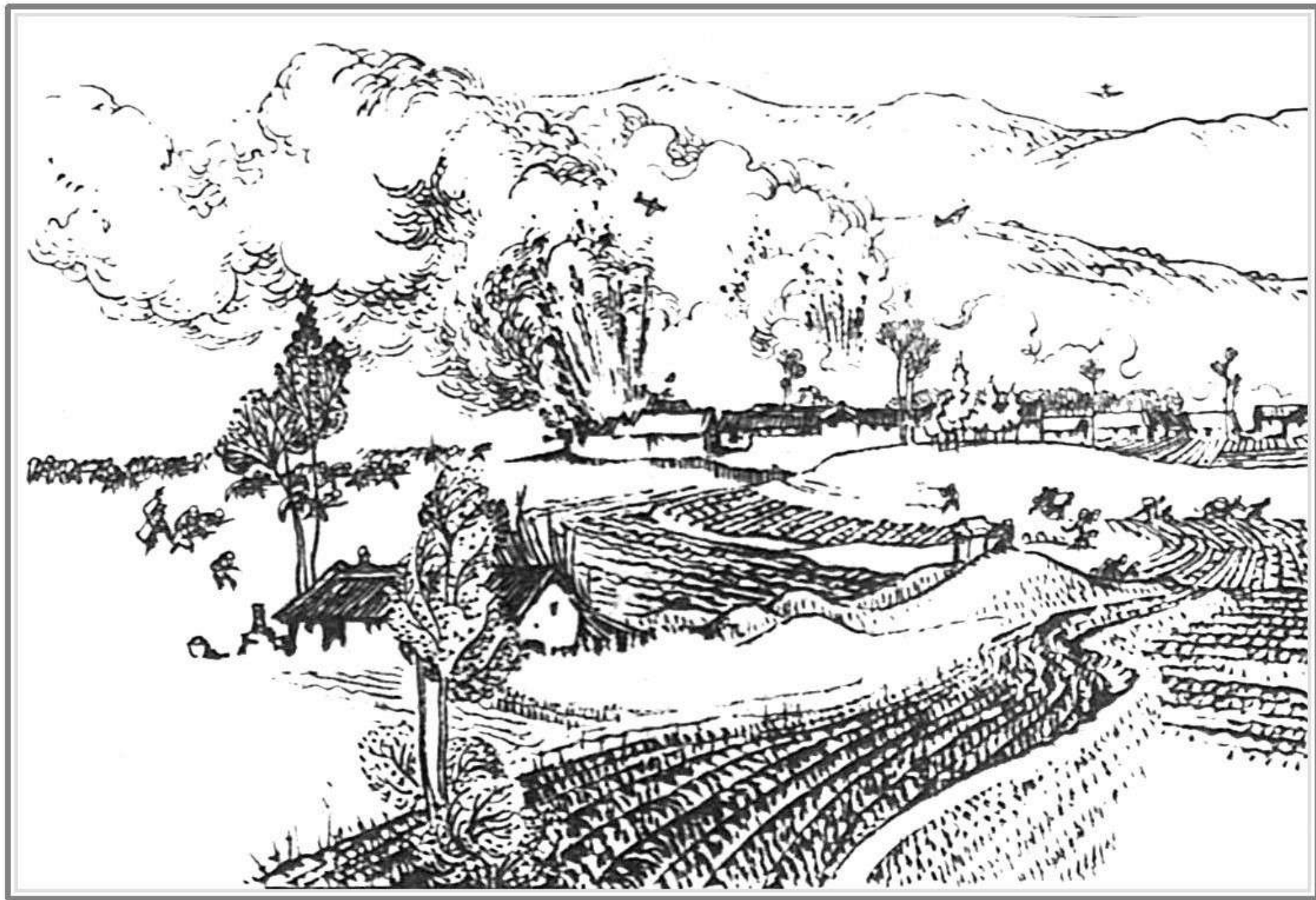
敌人靠近了，又靠近了。秦守本一声令下，子弹象飞蝗似的向敌人射去。敌人吓慌了，没打死的回头逃跑，好象散了窠的蜂子，乱嗡嗡的。



神枪手王茂生，借着敌人探照灯的光亮，一扣扳机，射倒了一个敌兵。金立忠飞步上去，象老鹰抓小鸡似的，把一个敌兵拎了回来。



敌人狼狈地逃回巢穴去了。收割直到天快亮才停止。不一会，太阳露脸，部队和老百姓们迎着光辉灿烂的朝霞，欢笑着返回驻地。



敌人死不甘休，不多时，三个据点的一千多个敌人，象疯狗似的窜出巢穴，到处放火。附近的村庄、田野变成了火海。三架红头敌机在天空中乱窜，疯狂地扫射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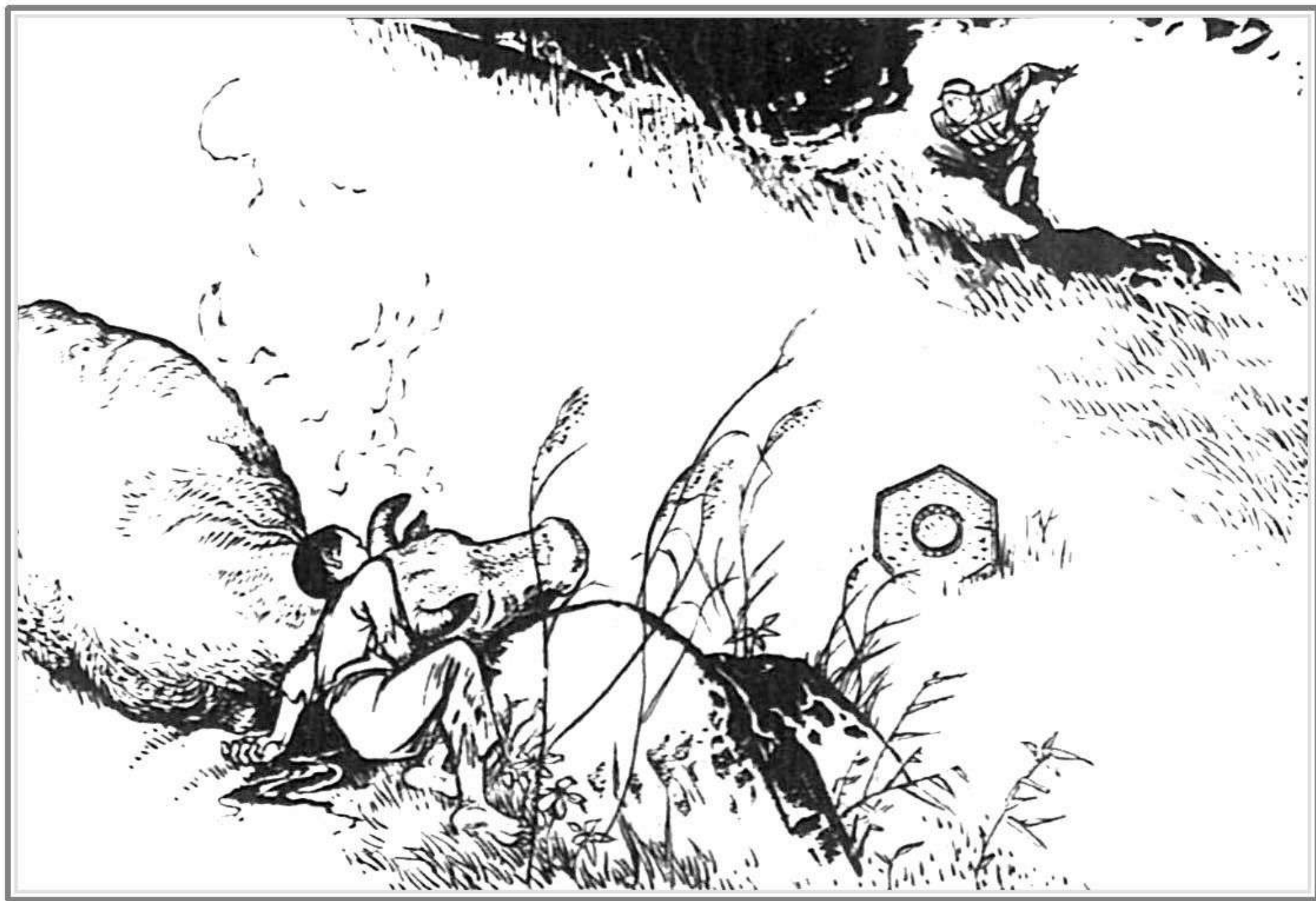
有个十四岁的孩子正在庄子北面土坡上放牛。红头飞机发现了他和两头牛，从高空猛栽下来，哒！哒！哒！哒！子弹象泼水一样乱扫。



一头牛迈开四蹄狂奔；一头牛从土坡上滚跌下来，死了。孩子跟着它滚下了土坡，伏在牛身上哭叫。敌机跟着栽下来，又向孩子和死牛扫射了一梭子子弹。



六班战士金立忠正在河边守望。他气得浑身打抖，端起机枪射击。敌机窜到沙河上空，忽的一下，投下一颗炸弹。



敌机遁走了。金立忠奔到孩子那里，一看，孩子的一只手炸飞了，头挂在牛角上，眼睛半睁半闭，嘴唇不住地抖动，吐着泡沫。



金立忠又急又怒，立即用白毛巾包扎了孩子的伤腕，抱起孩子回村子去。四周烈焰腾空，房屋倒塌，金立忠看了，气得心都要炸裂开来。



医生给孩子换了纱布，让他躺在一张门板上。这时，有个妇人头发散乱，嚎哭着奔进来。有人说，这是孩子的妈妈陶二嫂。



这位可怜的妈妈摇着孩子的胸口，哀哀地哭泣着。战士和居民们见了，没一个不伤心，更没一个不愤恨。



陶二嫂哭了一会，正想问问医生，孩子有没有救。忽然看见昨天捉来的那个俘虏兵，蹲在墙根抓痒，她心一狠，突然站起身来扑过去。



她奔到俘虏兵的身边，死命的捶打起来。石东根和罗光听到哭闹声，出来问明了原因，说明人民军队不准打俘虏。罗光上去连拉带劝，才把陶二嫂劝住。



陶二嫂被一个大嫂搀扶着，一个战士替她抱着受伤的孩子，哭哭啼啼的回去了。



火，还在村庄上烧着。敌机还在扔着炸弹。秦守本气冲冲地说：“连长！为什么不跟敌人大干一下！”石东根打雷似的应了一声：“要干的！”顿顿足走了。



第二天，敌人又出动了，在周家洼放火、抓人、抢东西。人群从烟火里涌出来：年老的，年少的，挟被子的，背小孩的，惊慌地奔跑着。



华静和耿忠正在商量继续抢收麦子的事，接到民兵报告，连忙带着队伍出动，掩护群众撤离。



这时敌人炮火紧密，渐渐逼了拢来。耿忠一窜，站到一个小坡上指挥阻击。他那张黑四方脸明光铮亮，象涂了油一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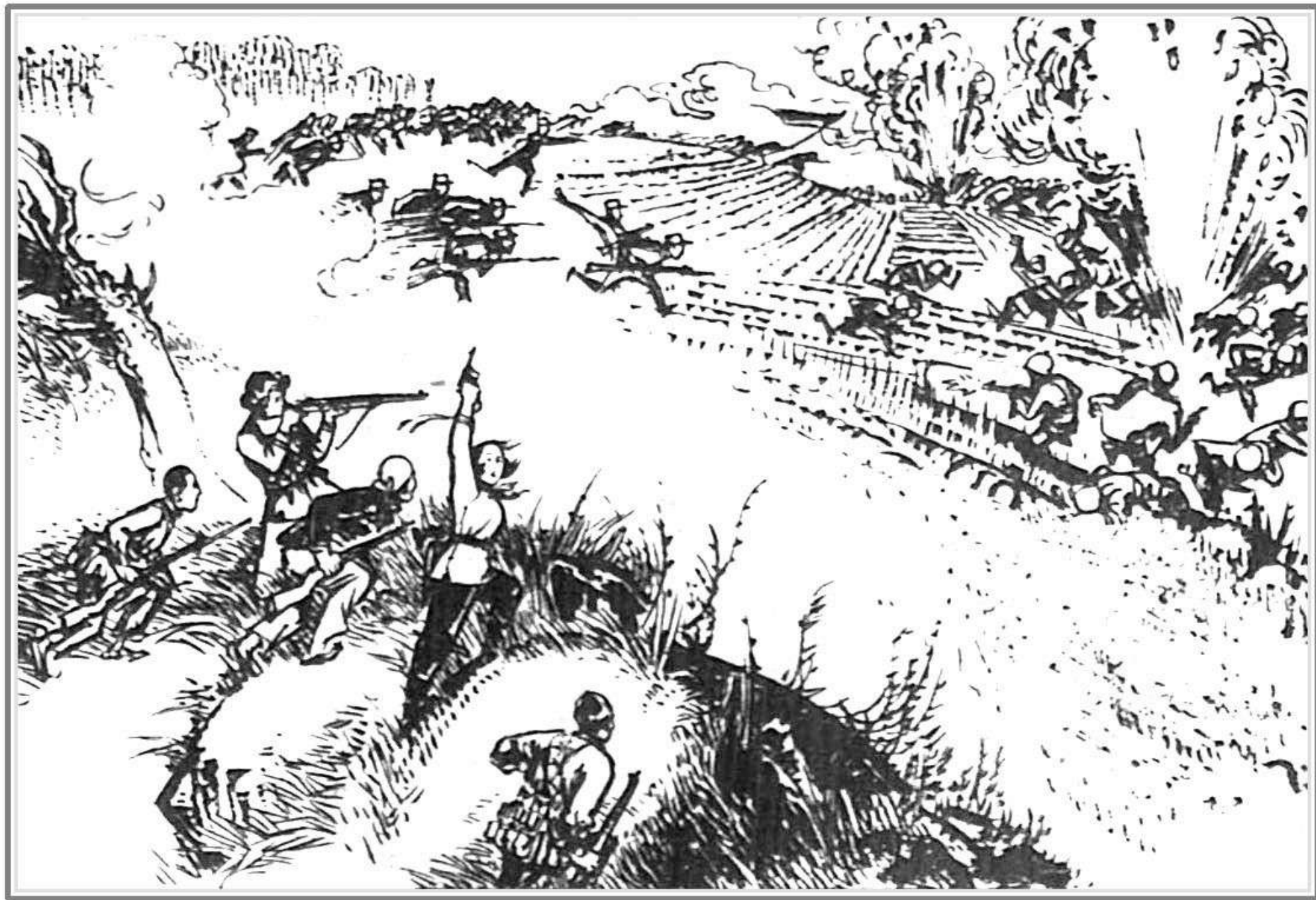
敌人逼近了。华静第一次上火线，有些发慌。但她看见哭叫奔跑的老百姓，心里一阵难过，赶紧跑到耿忠身边，握紧枪，向敌人射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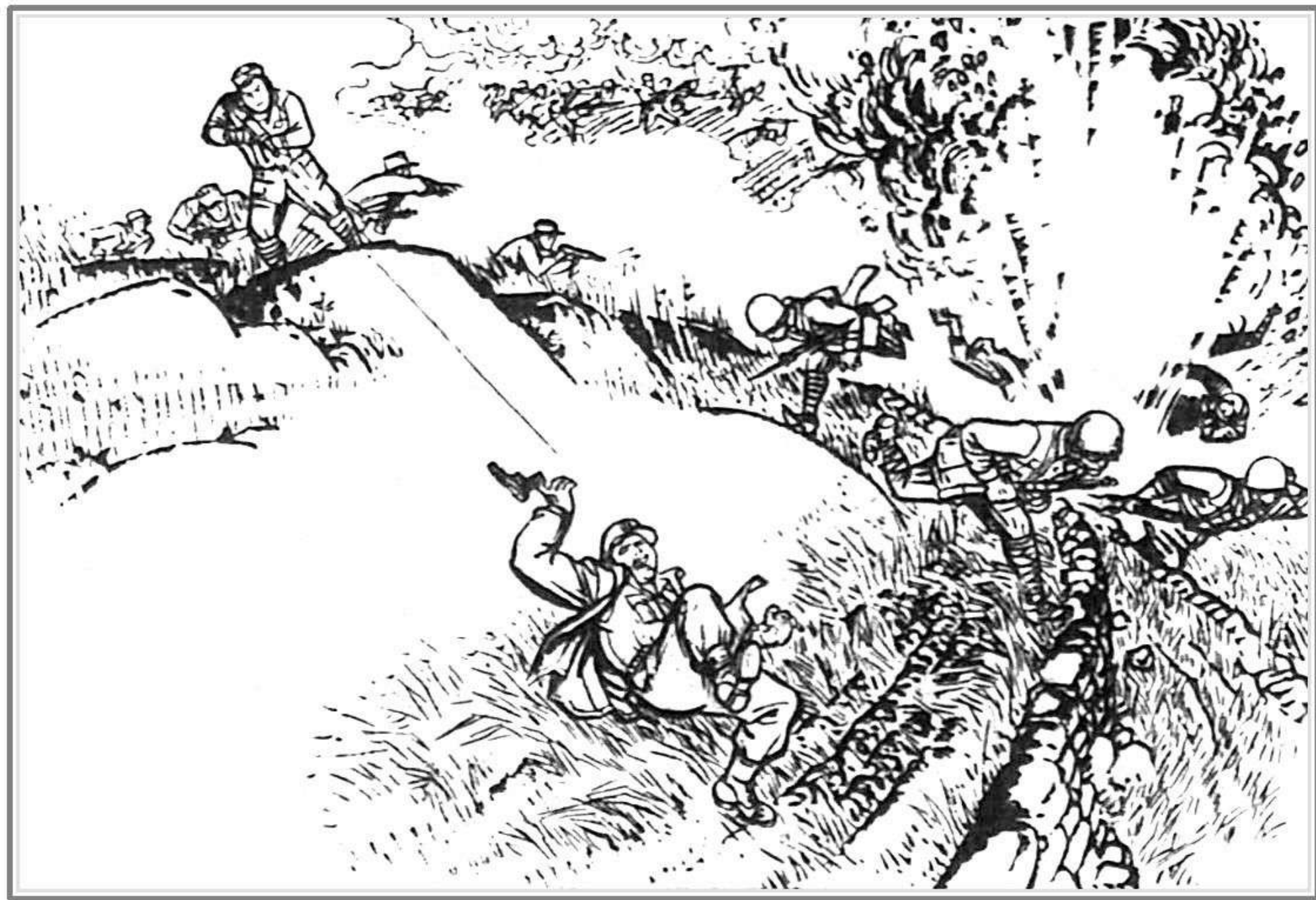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轰的一声，一颗小炮弹在华静背后炸响，几棵小树打断了，枝叶乱飞。耿忠劝她离开火线，华静不理睬。



战斗越来越猛烈，敌人从三面包围过来，情况万分紧急。



正在这时，远处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，敌人忽然慌乱起来，回头奔窜。华静站起身来一望，见主力部队正在追击逃跑的敌人，她兴奋得大叫起来。



田野上喊杀连天，炮火在敌人中间炸裂、轰响。一个敌军官正没命的在逃跑，被王茂生赶上一枪，脑瓜顿时开了花。



战斗结束了。华静和耿忠带着民兵转回庄子。人们欢欣鼓舞，迎接胜利归来的队伍。



黄昏时候，华静上区委会去开会。刚进一个村子，就传来号啕大哭的声音，问问居民，说是陶二嫂的孩子，给敌机打断了一只手，出血过多，死了。



华静循着哭声走进陶二嫂家。有人告诉陶二嫂：区委书记来了。她抬起头，悲悲切切地向华静哭诉：“可怜我家小栓儿，活活给飞机打死啦！叫我靠谁呀？”



华静劝慰她说：“一定替你报仇！二嫂，你的生活，我们会帮助你。”



华静忍住悲愤，走出陶二嫂家，赶到区委会去开会。路上，见耿忠兴冲冲地赶上来，得意地说：“今天这一仗，嘿！敌人死伤至少二百多，揍得真痛快……”



会上，大家发表了意见。除掉继续抢收麦子、抚恤慰问被难群众、做好对主力部队供应工作以外，还决定要求主力部队拔掉群众恨之入骨的马家桥敌人据点。



华静说：“如果主力能把敌人这个据点拔掉，当然很好。要是不能，我们也得想办法跟敌人斗争，决不让敌人这样猖狂。”大家又谈了一阵，才散会。



第二天一清早，华静先去县委反映了区委和群众的意见后，又上团部来找刘胜和陈坚。她来到团部附近，问个战士，说团长和政委就在这里帮助群众收割麦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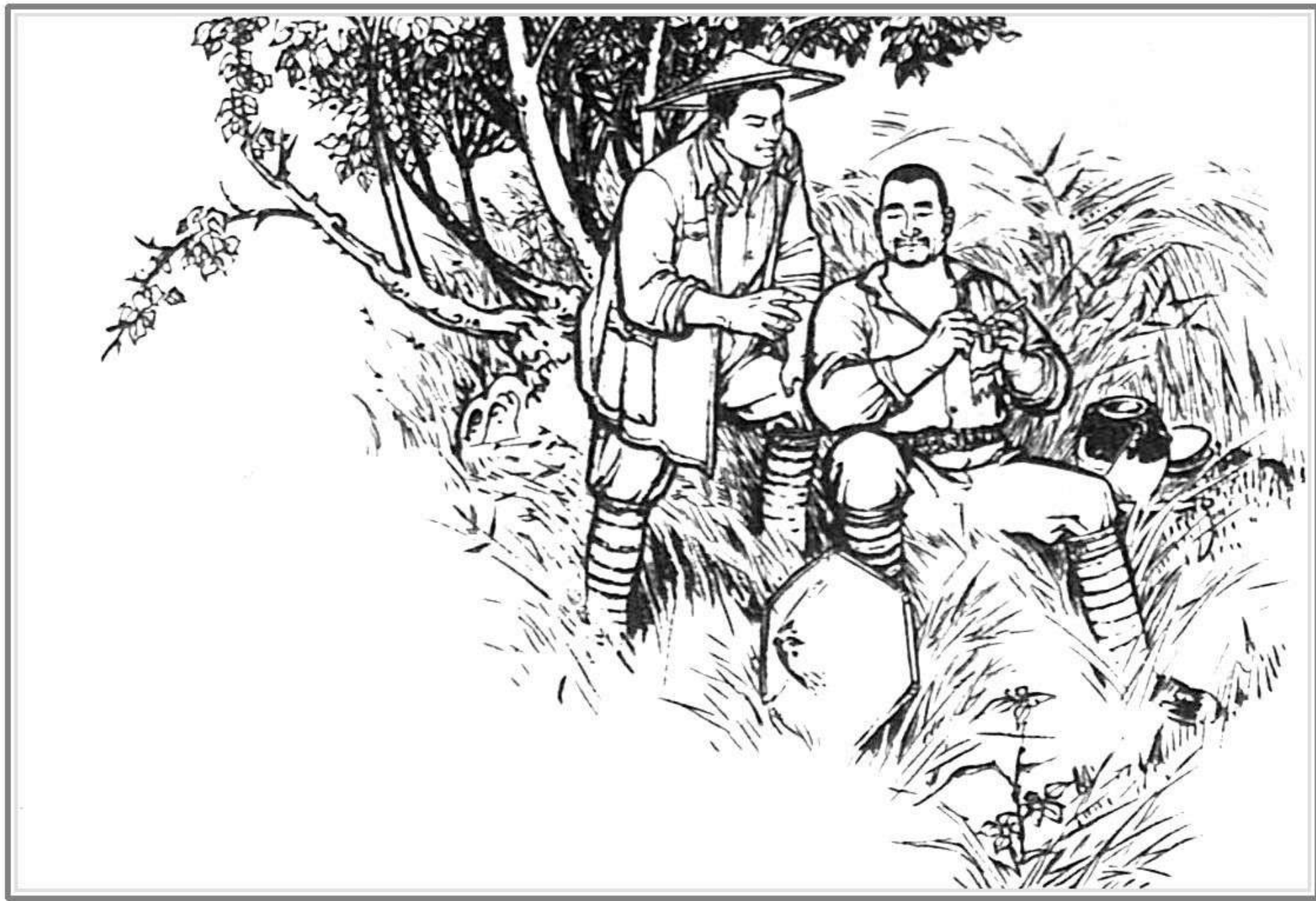
华静找到刘胜和陈坚，把请主力帮助拔除马家桥敌人据点的事说了。刘胜热情地说：“好！叫大家放心，拔掉这个小据点，我们包下来！”华静听了很兴奋，忙说：“我马上去动员，准备支前。什么时候动手？”



刘胜看看陈坚：“你说呢，老陈？”陈坚思索着说：“华静同志！慢一点动员，让我们再考虑一下。”刘胜楞着不说话，华静微笑着说：“那也好。等你们研究了再说。”



华静回去了。刘胜急着要发电报向军部请示。陈坚却说：“我看，这个仗不能打。”刘胜捺不住，急躁地说：“为什么？敌人只有四个连，我看不成问题。怎么不能打？”



陈坚耐心向他解释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几天东北上打得很激烈，我们已经有四个军投入战斗。如果我们在这里打开了，行动命令一到，队伍一时拉不下来，就会误事。”



刘胜十分激动，大声说：“不拔掉这据点，群众收不到麦子，几千人就得饿肚子。这样严重的后果你想过么？”陈坚极力控制自己，平静地说：“我想过。要是轻举妄动，影响了大局，就会损害群众的长远利益。”



刘胜还想说话，陈坚笑着制止了他，说：“我们不必再争论，立即向军部汇报，请示决定。”刘胜也平静了下来，说：“好。”便和陈坚回团部去。



下午，刘胜到前方看地形去了。陈坚正在等待军部的复电，忽然机要员送来一份电报，是军部拍来的。电报上说：攻击敌马家桥据点立即停止。电报首端注明“十万火急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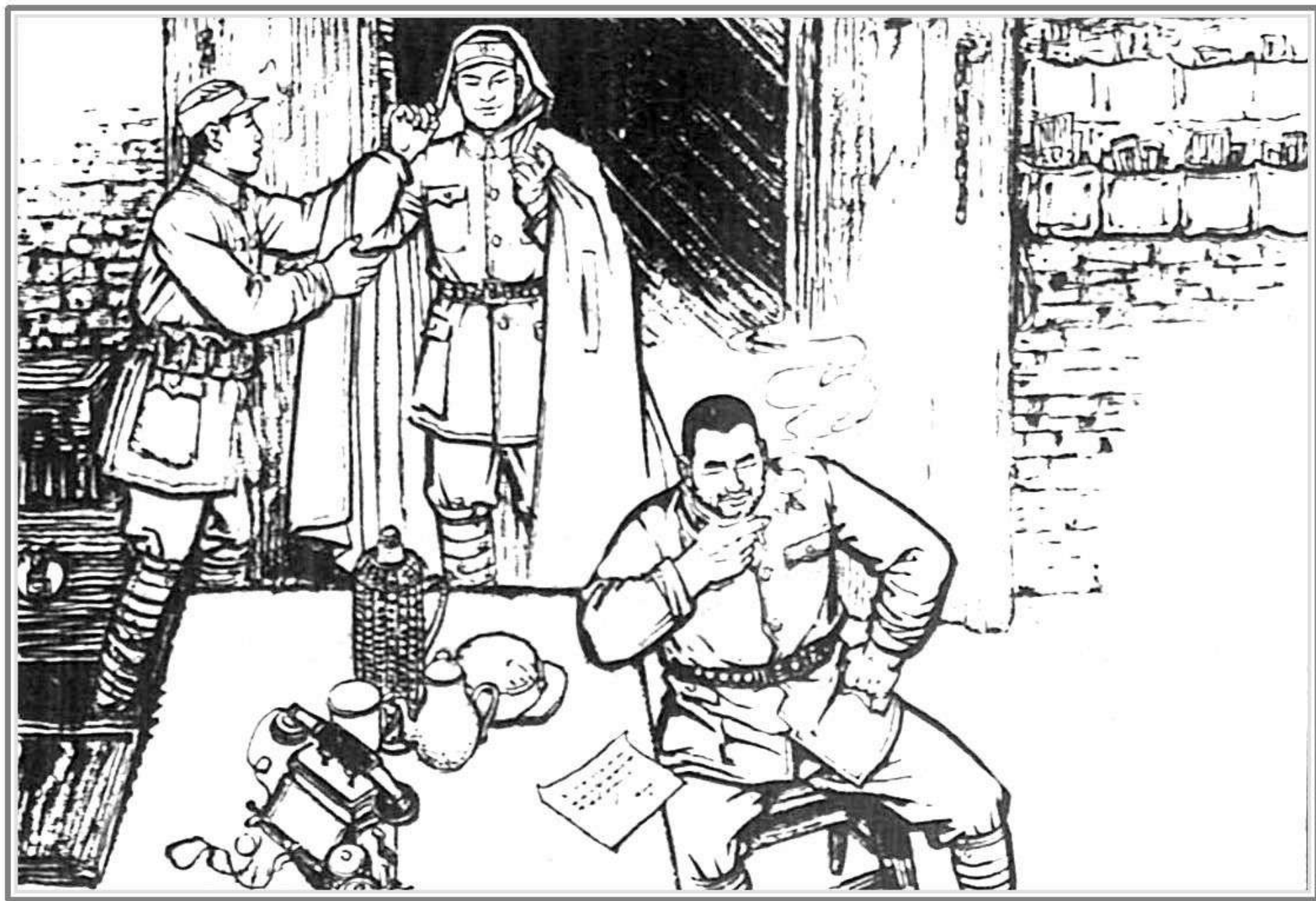
陈坚立即抓起电话，接上前方的一个营里，找到刘胜，把军部回电告诉了他，并说电报上没有讲明理由。



那边，刘胜听了电话，重重地攥下话筒，冲出门来。石东根跟了出来，焦急地说：“这么一个瓜子大的仗也不让我们打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

石东根不住地唠叨着。刘胜象是斥责，又象是同情，气恼地大声说道：“不打就是不打！不要说怪话！”说着，上马回团部去。



刘胜回到团部，看过军部的电报，闷沉沉地坐着，不住地吸着烟。这时，陈坚从区委回来，见刘胜情绪很不愉快，便坐了下来。



刘胜抬起头，向门外呆呆的望了一阵，突然闯到陈坚身边，小声的问道：“你来了快半年了，觉得我们这个部队怎样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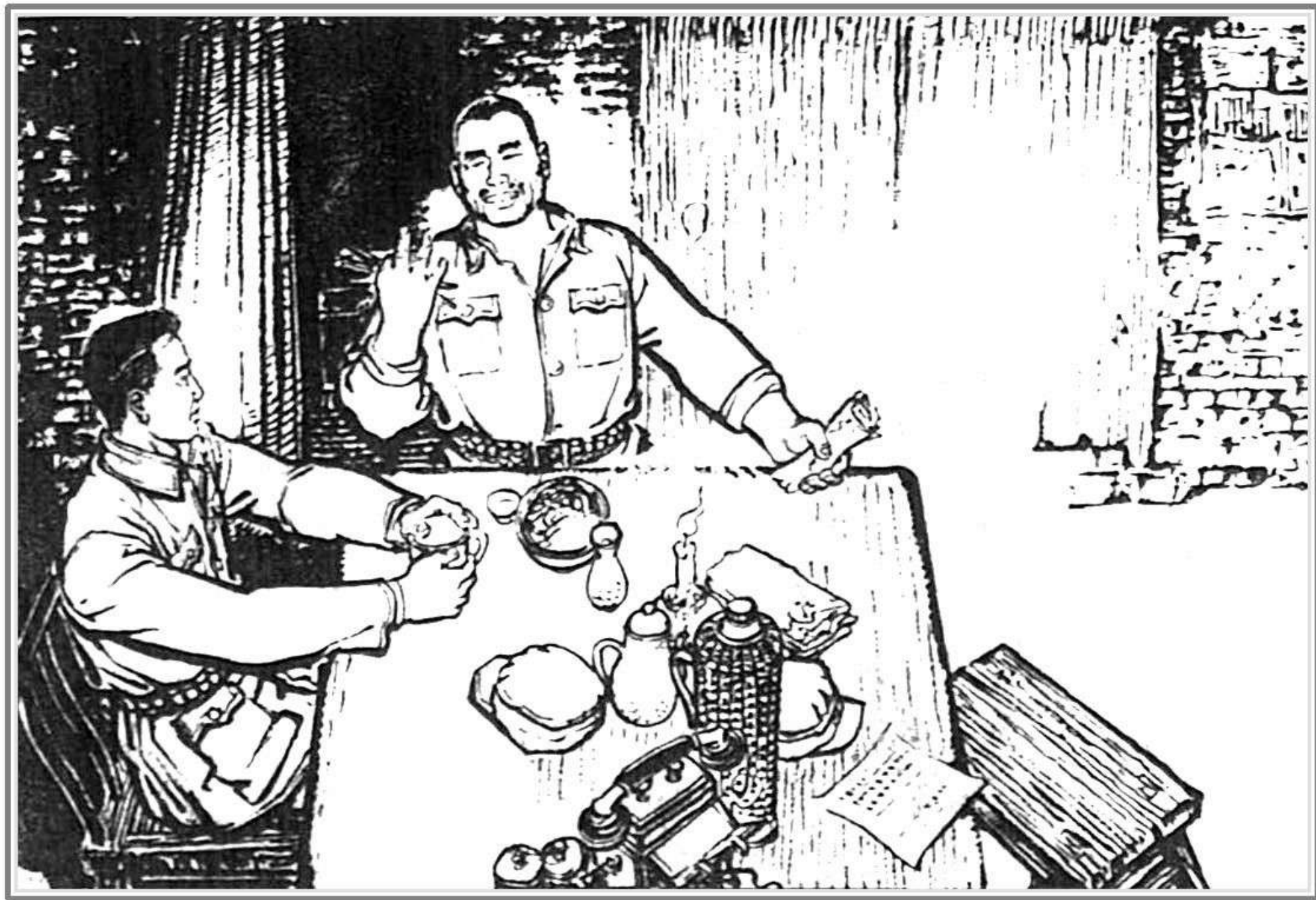
陈坚笑笑说：“很不错！干部、战士都很有生气，我很喜爱。”
刘胜坐了下来，喝口茶又说：“但是为什么让人家打正面，我们连敌人的狗屁股也摸不上！”



陈坚觉得部队里这种思想情绪很普遍，趁机便说：“我们这个军，参加了七战七捷中的五战五捷。这个团，打日本鬼子的威名传遍江南。上级对这些事都十分熟悉，绝不会随便布置的。”



他接着说：“况且每个部队不是每次都能参加战斗的。”刘胜低着头没话说。这时警卫员邓海端着一盘面饼进来催吃晚饭。陈坚大笑着说：“仗打不成，饭都不吃！跟谁赌气？赶快吃了再谈。”



刘胜大口地吃着面饼，一面喃喃地说：“我这个人有三笨：一是嘴笨，不会说话；二是手笨，不会写字；三是脑子笨，不会用心机。”陈坚听了大笑起来。



陈坚却说他有三直：心直、口直、脑子直。不虚伪做作，就是考虑问题不全面。刘胜忙说：“你说的有道理。我就是被七十四师那妖精迷住了心窍！”说罢，大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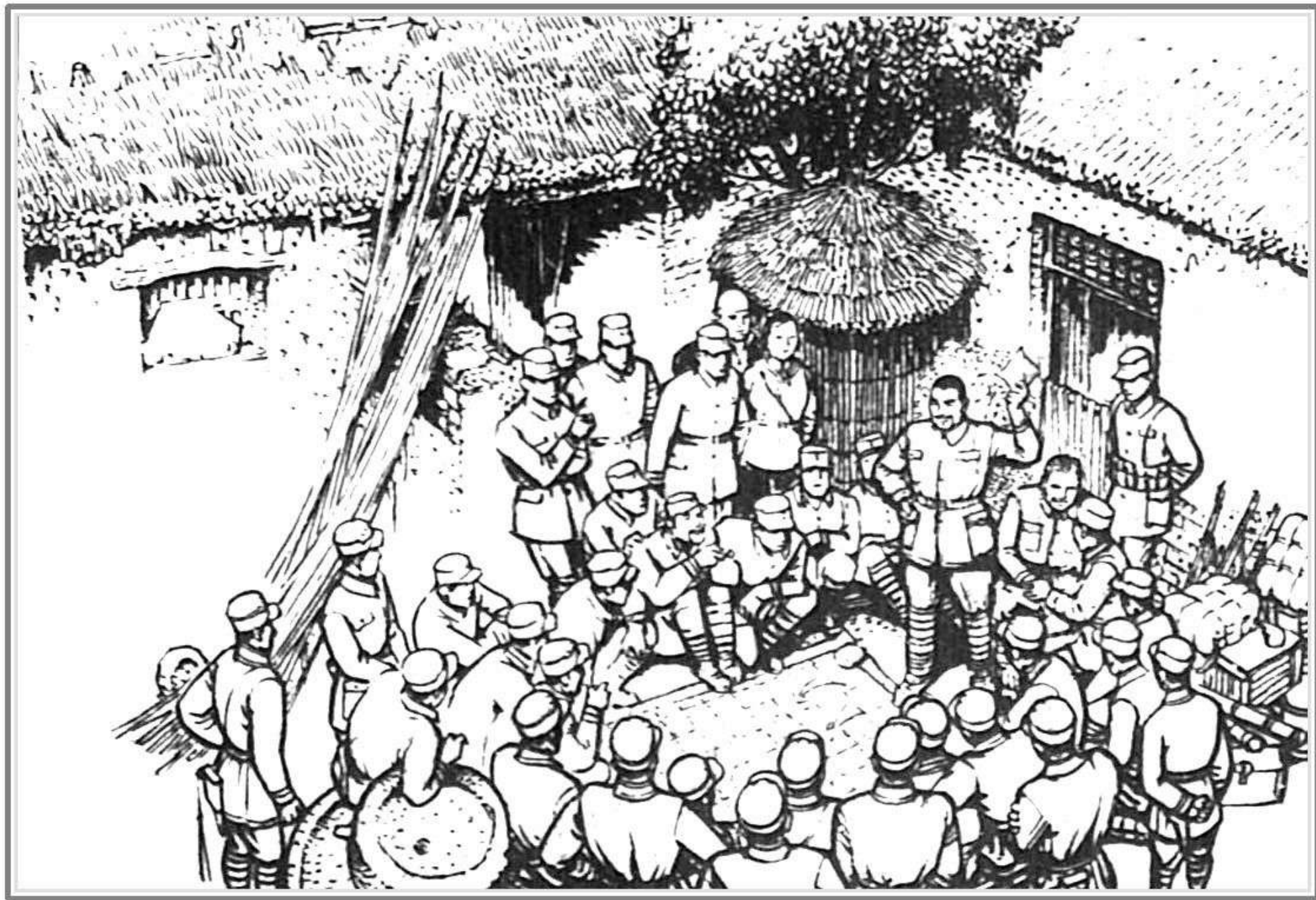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刘胜一早起来收拾屋子，准备作长远打算。午饭后，他觉得有些困倦，便上床睡觉。正迷糊间，机要员猛地推门进来：“团长！快看好消息！”



刘胜霍地翻身下床，一手接过军部来的电报，走到门边的亮处去。看着，看着，他的眼睛突然放光，手也止不住抖动起来。



他抓起笔在电报上签了个鸡蛋大的刘字，一头冲出门，站在院子里大叫：“小凳子！小凳子！赶快收拾东西，马上出发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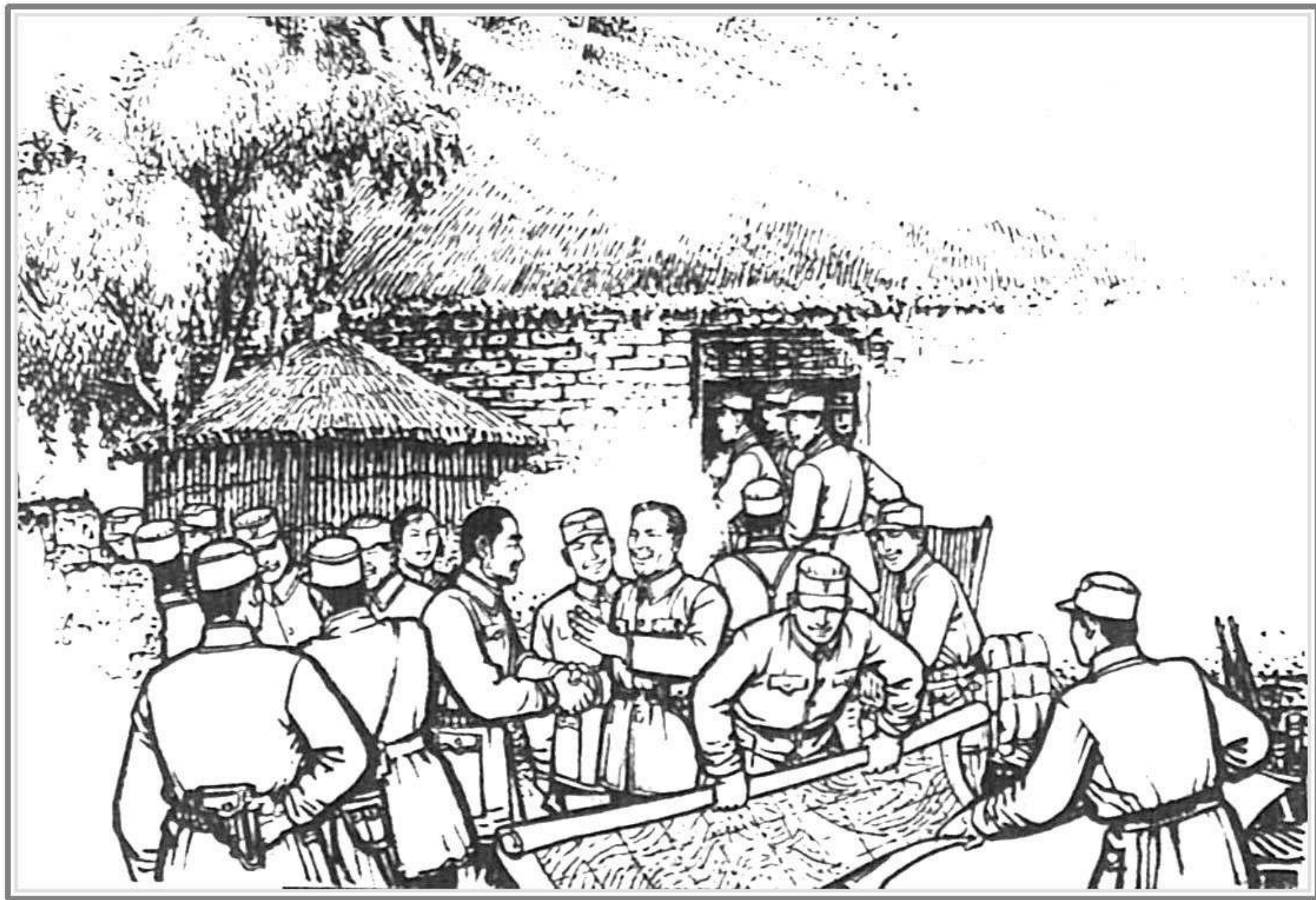
不一会，营、连干部得到通知都到了。刘胜正要说话，见华静和耿忠等急匆匆的走进来，他兴奋地向他们点点头，大声的说：“七十四师，这个敌人！给我们兄弟部队钳住了！压缩在沂蒙山区孟良崮一带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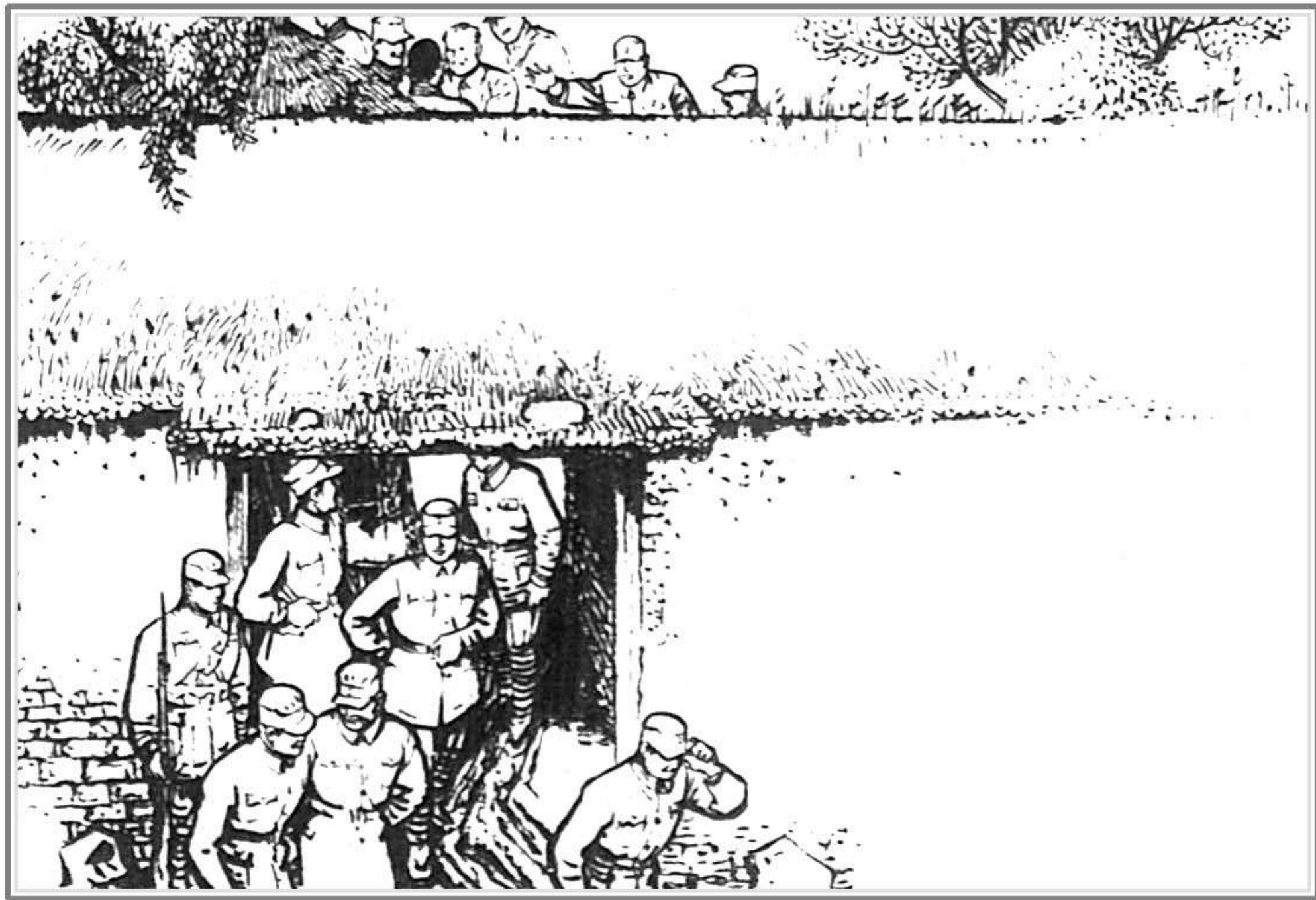
他接着说：“野战军首长来命令，叫我们这个军飞兵前进！我们团的位置在军的最前面，离孟良崮最近。”大家一听乐开了，石东根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。



刘胜看看手表，又说：“路程一百二十里，要在夜里十二点钟以前赶到垛庄一线，卡住敌人的喉咙，完成包围。连渡河在内，还不到十个钟头，时间急迫，立刻出发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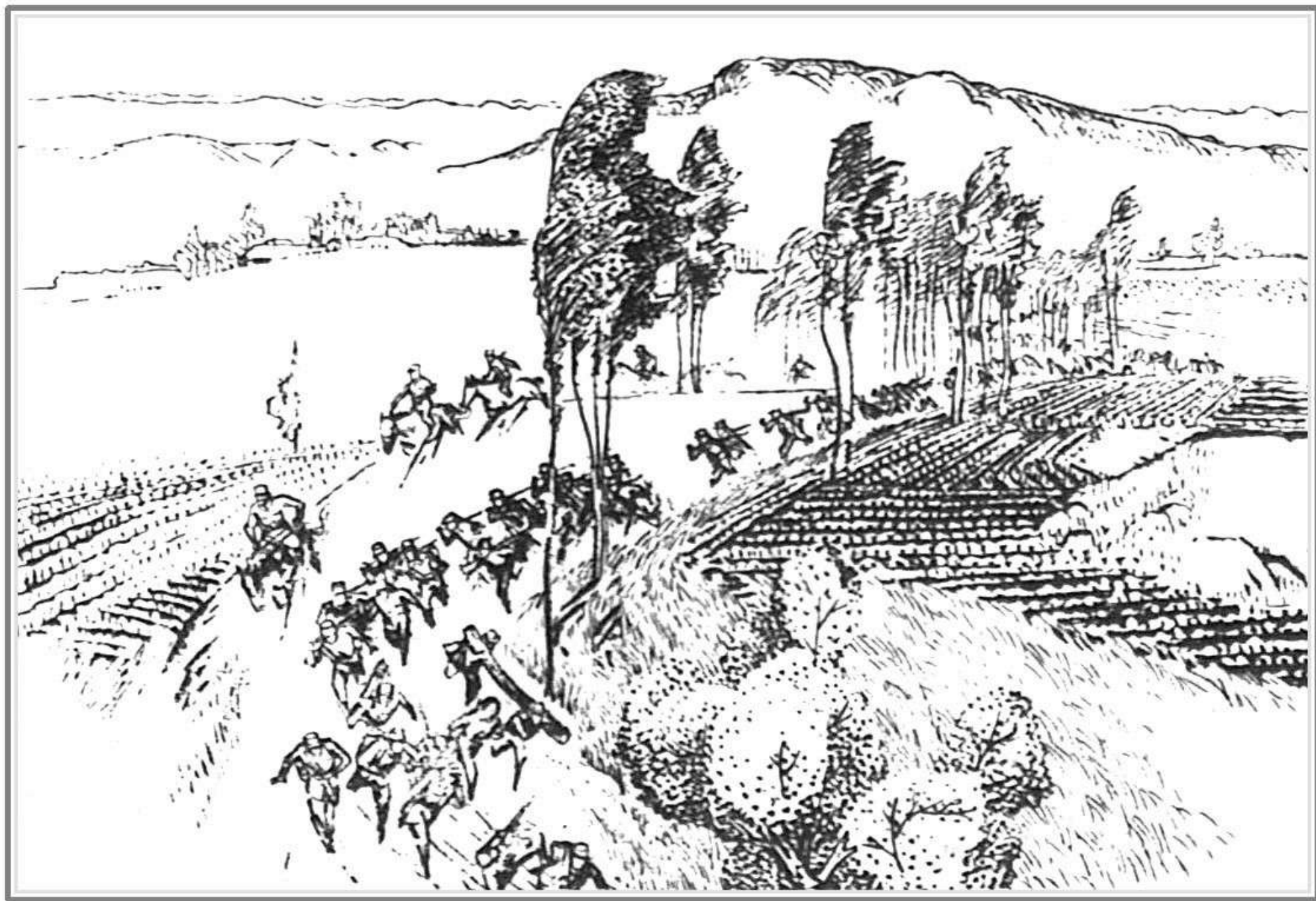
陈坚紧接着说了话，叫大家分头准备，飞快渡河。县委书记上前握住刘胜的手说：“我们原来准备打马家桥的担架队全部跟你们去。木排不够用，我们立刻动员赶做。”



干部们急着往外走。谁知三营的干部却被参谋长叫住了。参谋长说：“军部随后就到，你们留下来控制渡河点，监视敌人，军部一到，你们立即赶上去。”



石东根一听，咕噜开了：“又叫我们留下来！”罗光正要解释，刘胜过来嚷道：“先走后走不是一样！现在还是堵缺口，战斗在后头哩。”石东根没话说，鼓起嘴巴走了。



刘胜、陈坚和县委书记、华静、耿忠等告了别，上马向沙河边飞驰而去。华静他们也迈开大步，奔向激流滚滚的沙河边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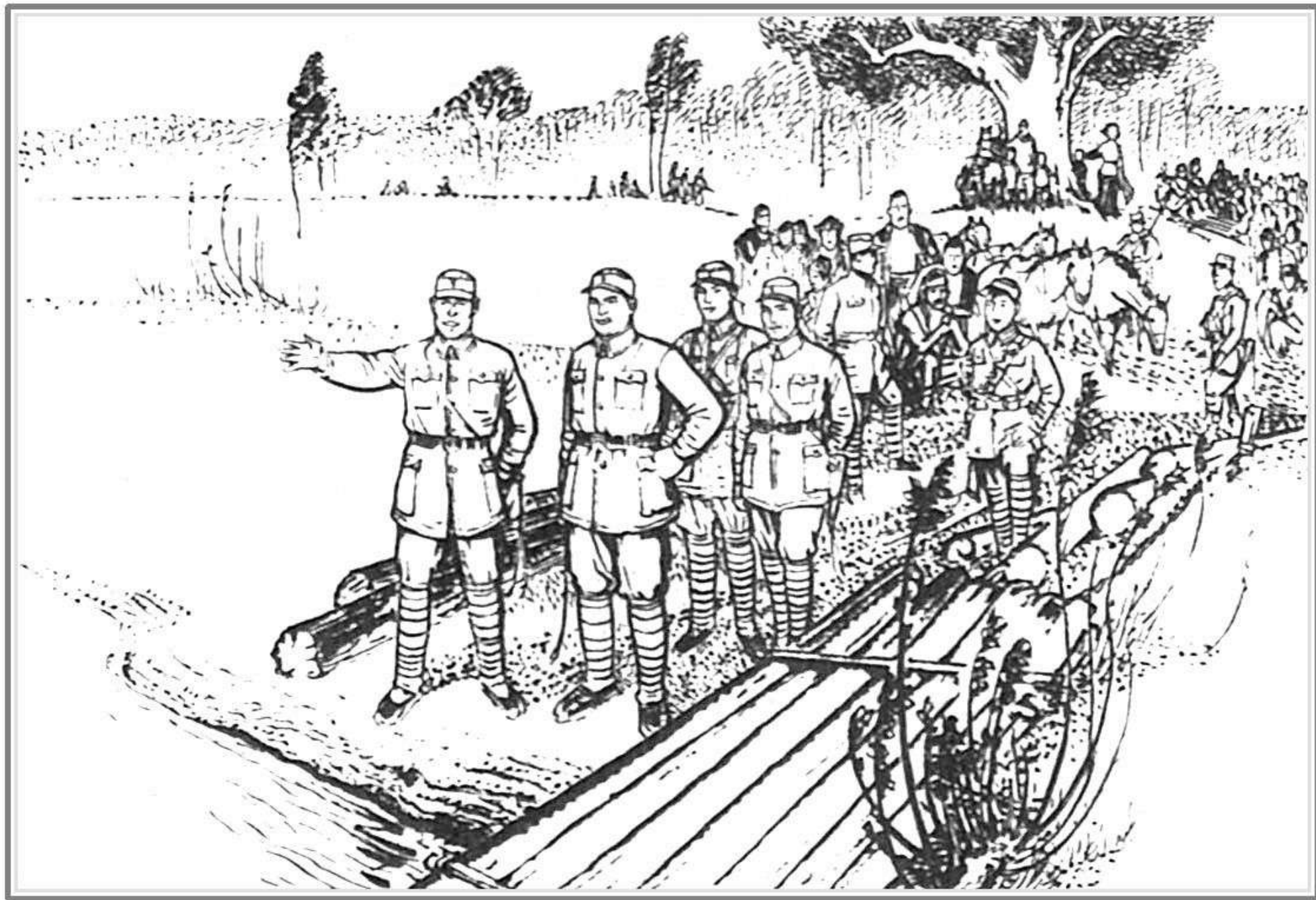
大雨方晴，河水流得很急。战士们乘着木排，随着水势，向对岸飞渡。会游水的下水过河，跟巨浪搏斗着。华静睁大眼睛，不住地鼓掌，赞叹战士们乘风破浪的英雄气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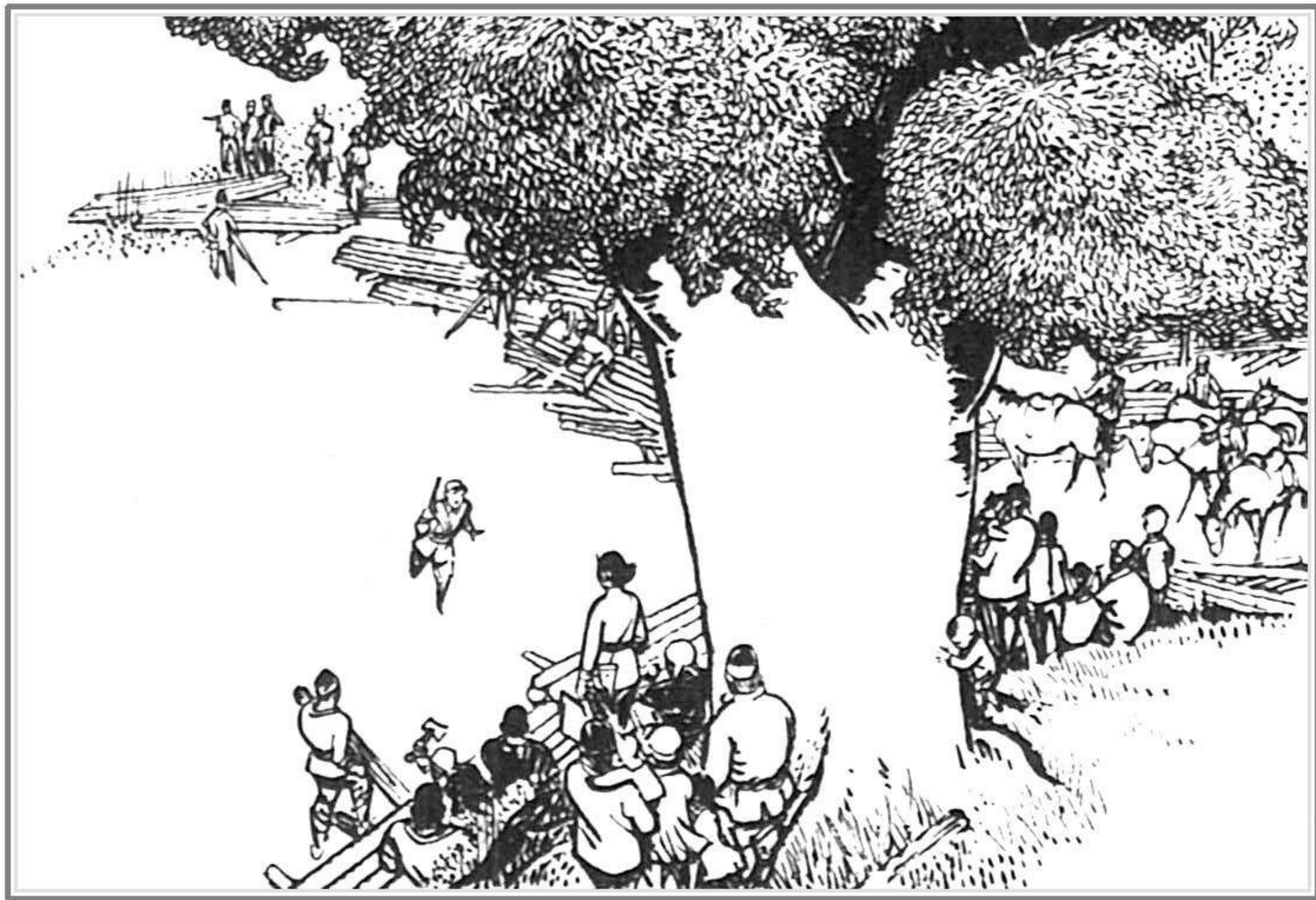
华静望着部队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都过去了，都平安地过去了！”她注目向对岸望了一阵，才离开河岸回去。



突然，大路上尘土滚滚，十八个骑马的人象旋风一样迎面冲来。她认出那个骑在花斑马上的是梁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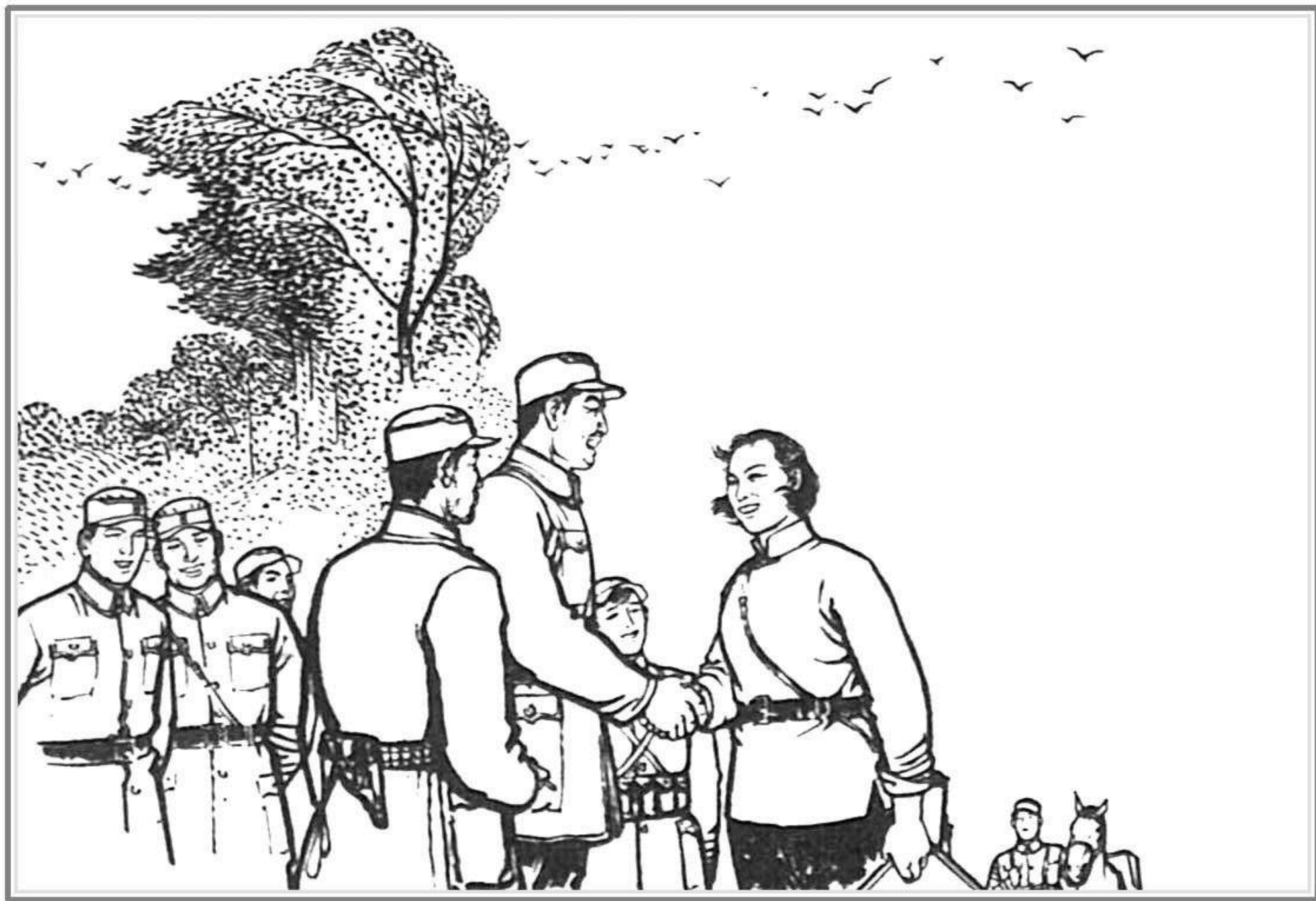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华静过去当记者时，几次访问过梁波，跟梁波很熟识。她见梁波跳下马，由营长和指导员陪着，匆忙地走向沙河边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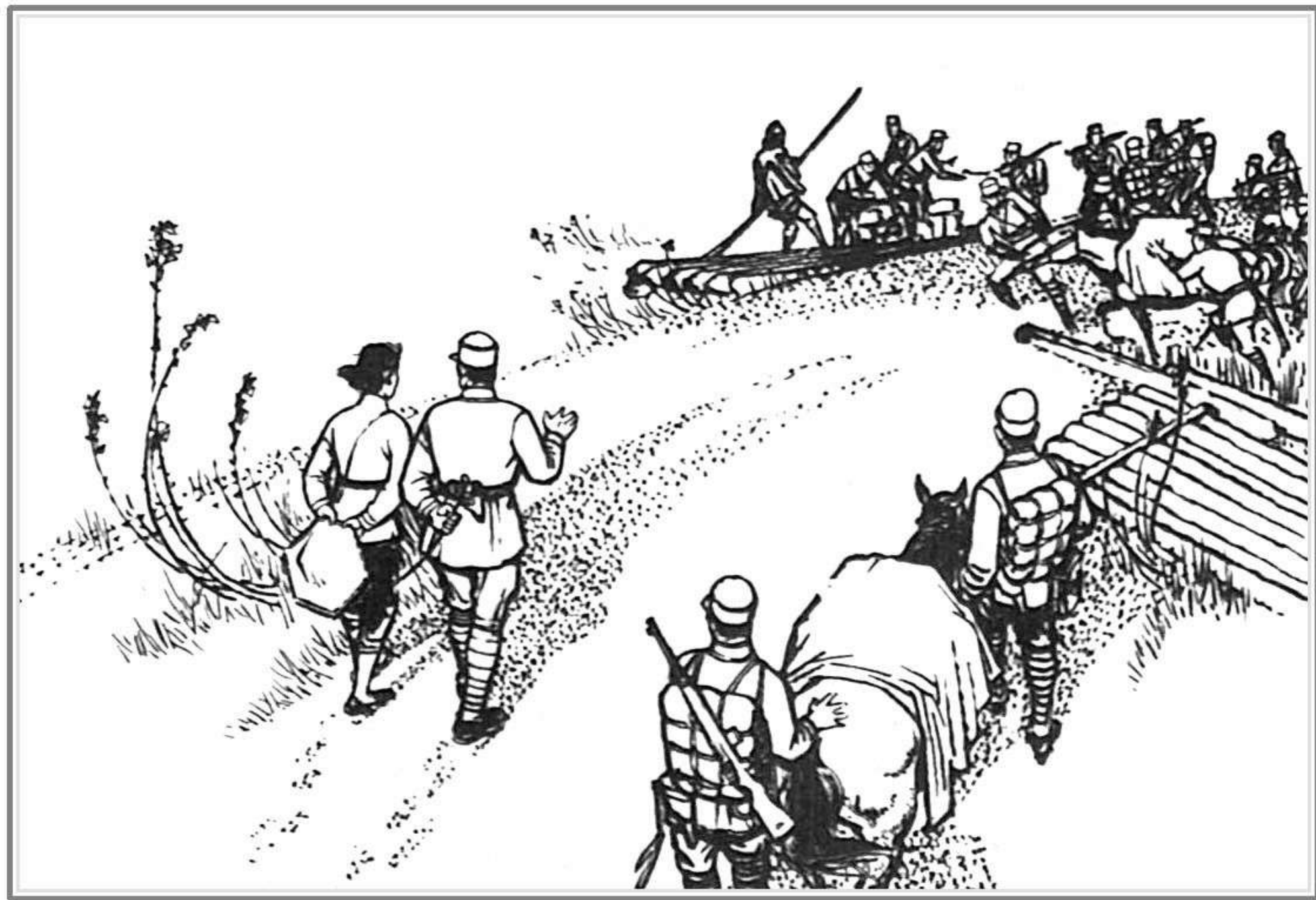
她正想过去跟梁波谈谈，一个小战士向她直闯过来，喘着气大声的说：“同志！我们首长请你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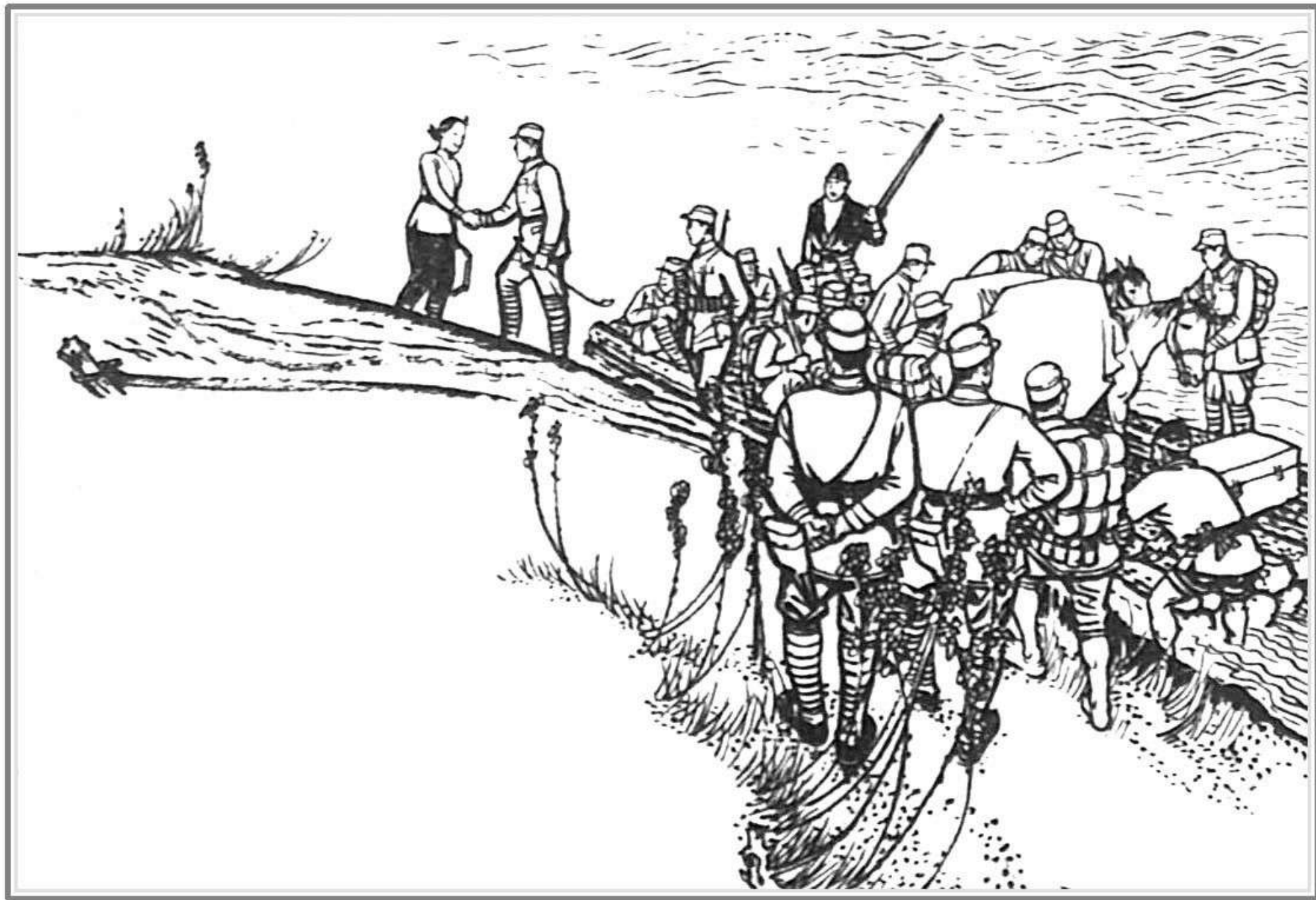
梁波为了要多搞几个木排渡河，想跟地方工作者接谈一下。营长便派李全来请华静。华静跟着李全急步过来，梁波见了她，大笑着伸出手来：“是你呀！小华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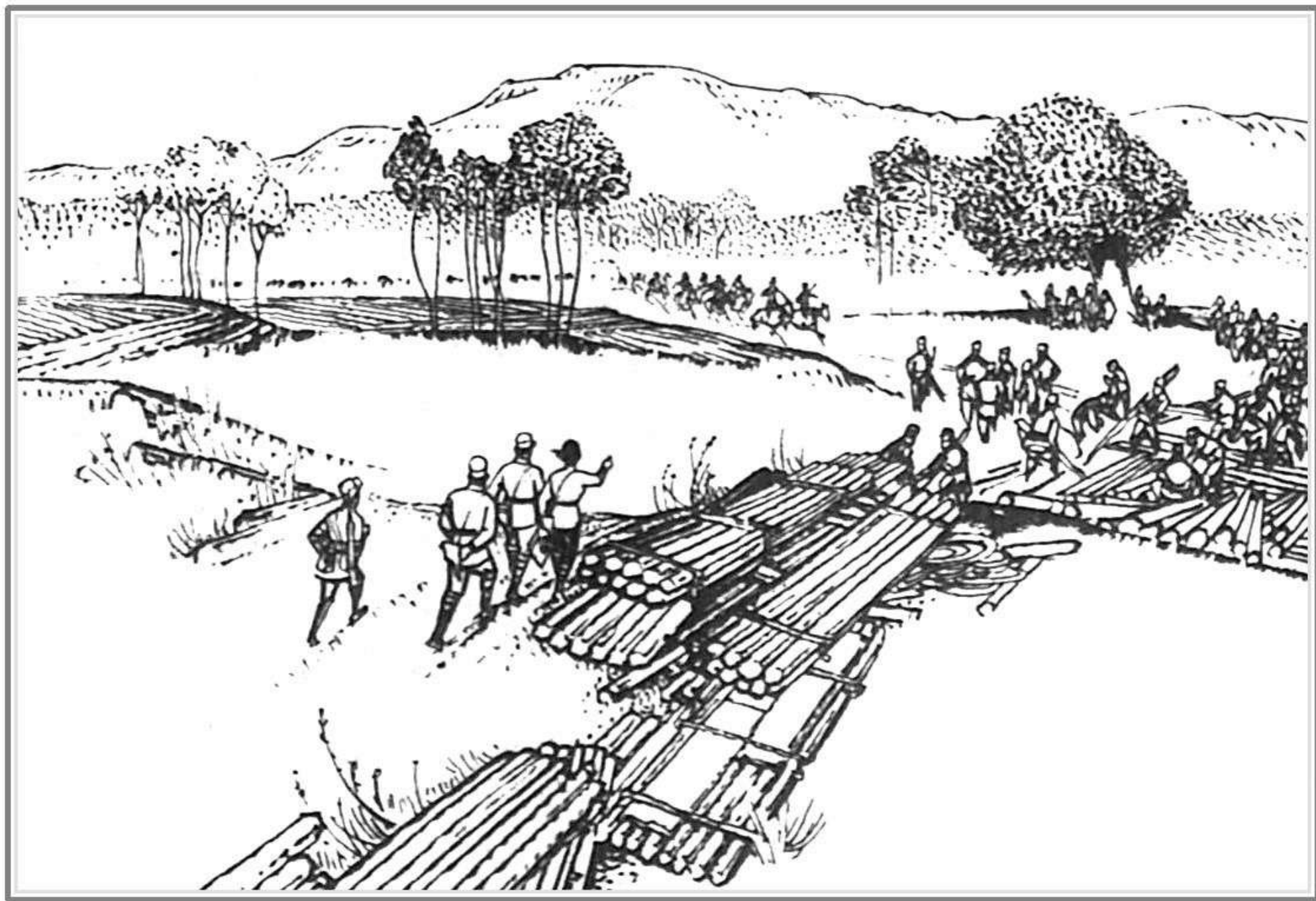
梁波向她上下打量，又大笑着说：“哟！神气得很啦！小华，武装起来干我们这一行啦！”华静脸一红，接口说：“跟你们当学徒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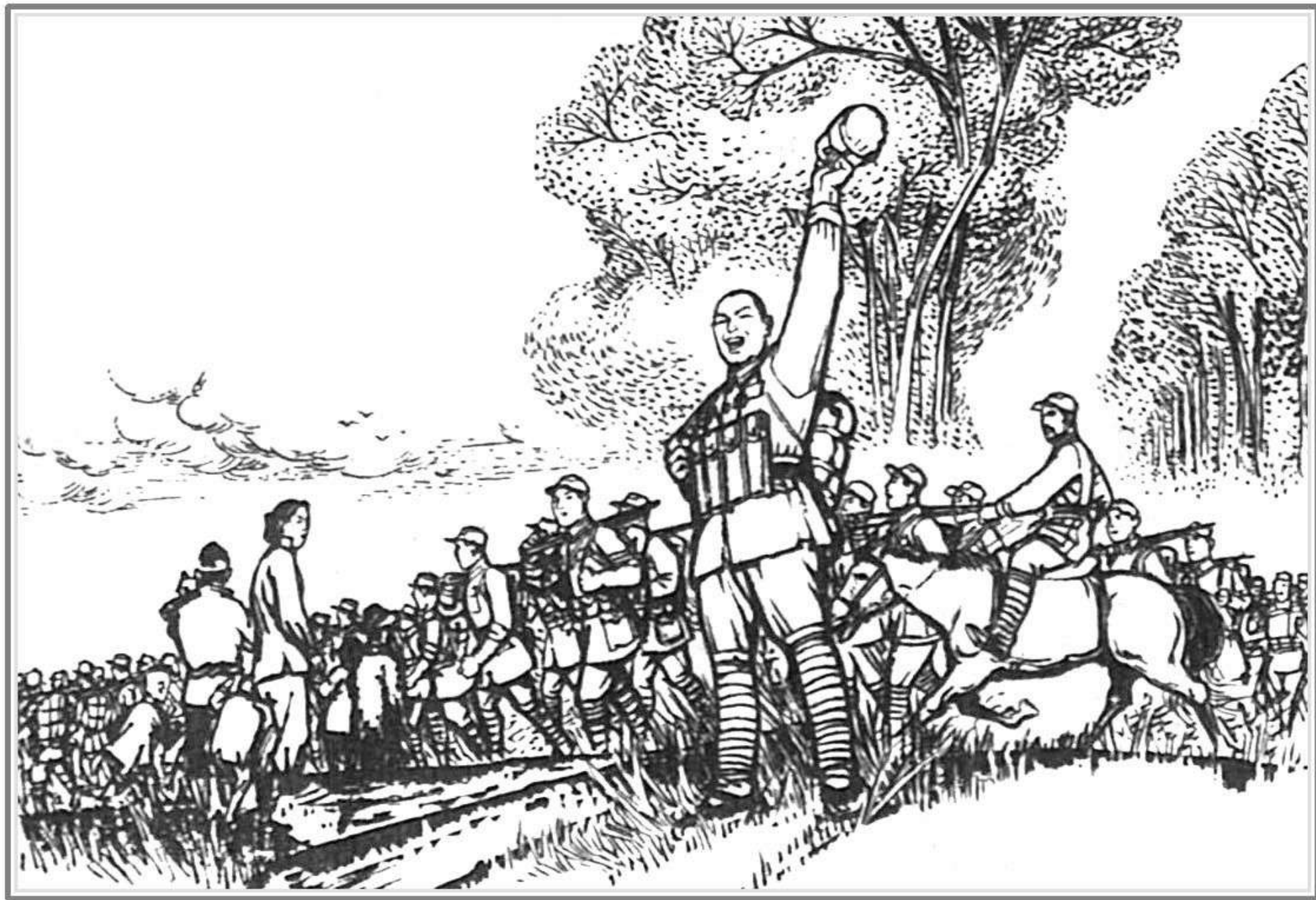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侦察营到了，梁波便到渡河点去。华静和他并肩走着，把自己上火线杀敌的事告诉了他。梁波说：“这很好。可是区委书记要掌握全面工作，不能太莽撞呀！”



到了渡河点，梁波和华静握手告别，并说：“后头的队伍还多，请你想法子多搞几个木排。”华静说：“县委、区长早去搞了。砍树木来不及，我们动员下门板。”



梁波别了华静，跨上木排渡过河去。天色已近黄昏，石东根和战士们为了等候军部，留守在河边。石东根正在焦急，忽然军部的大队人马涌到了。



这时，队伍里走出一个年轻战士来，他长得结实健壮，精神饱满，挥动着帽子向秦守本他们招呼。李全一见大叫起来：“杨班长回来了！”一面快步如飞的奔了过去。



他是杨军，在涟水战斗中受伤进后方医院，现在伤好了，便赶来归队。老战士们见了，象潮水一样涌上来，抱着、拉着他；新战士们也都拥上前来围住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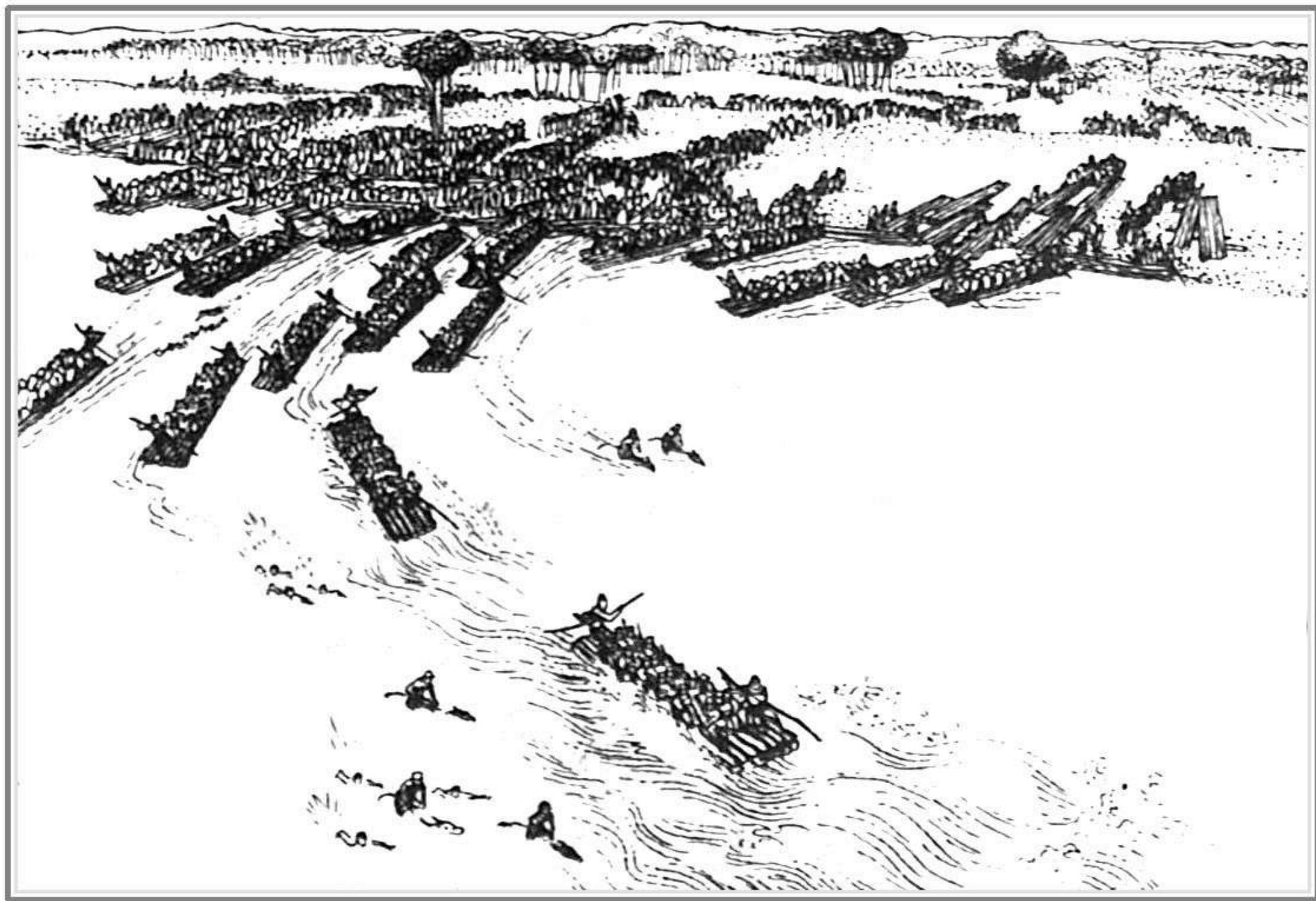
杨军挤出人群，走到石东根和罗光跟前，端端正正地敬着礼。



石东根一把抱住杨军，紧紧拥在怀里。罗光把杨军从石东根的怀里抢夺过去，拉住他的手只是笑，好象在替他庆幸：这一仗给你赶上了！



渡河开始了。秦守本会游水，把武器、物件交给了乘木船的同志，脱下衣服，一头钻到水里去。杨军解开衣服，正要下水，罗光拦住他说：“你不行！伤口刚好，跟我一起上木排。”



罗光硬把杨军拉上了木排，木排便离开了沙滩。但见黑压压的大队人马，顺着奔腾的急流飞渡过去。



夜晚，刘胜、陈坚率领的二个营进入了沂蒙山区。山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陡，脚下，全是陡险的羊肠小道，但是战士们的步伐，却越走越快。



队伍飞速前进。杨军是个惯于山地急行军的人，也感到有点吃力。李全好象察看出来，赶上一步对他说：“杨班长，背包给我！”杨军摇摇手拒绝了。



再说蒋介石的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，这时正在师指挥所里和他的僚属们吃晚饭。黄旅长边吃边谈战情：“只要今天夜里外线友军靠拢，两翼共军就能消灭。明天，我们可以到达垛庄。”



张灵甫吃好饭，擦着脸说：“有人说共产党用兵如神，我看他们连普通军事常识还很差。碰到笨蛋李仙洲，是他们的运气。想在我头上动土，笑话！”



参谋长董耀宗却犹疑地说：“我看垛庄这个袋口……”黄旅长马上拦住他说：“据今晚侦察，垛庄七十里内没有一个共军。这是一条康庄大道，参谋长尽可放心！”



张灵甫想了想，便对董耀宗说：“耀宗兄，各旅行动的位置和路线，你计划一下。请徐州明天拂晓派五十架飞机，配合地面部队运动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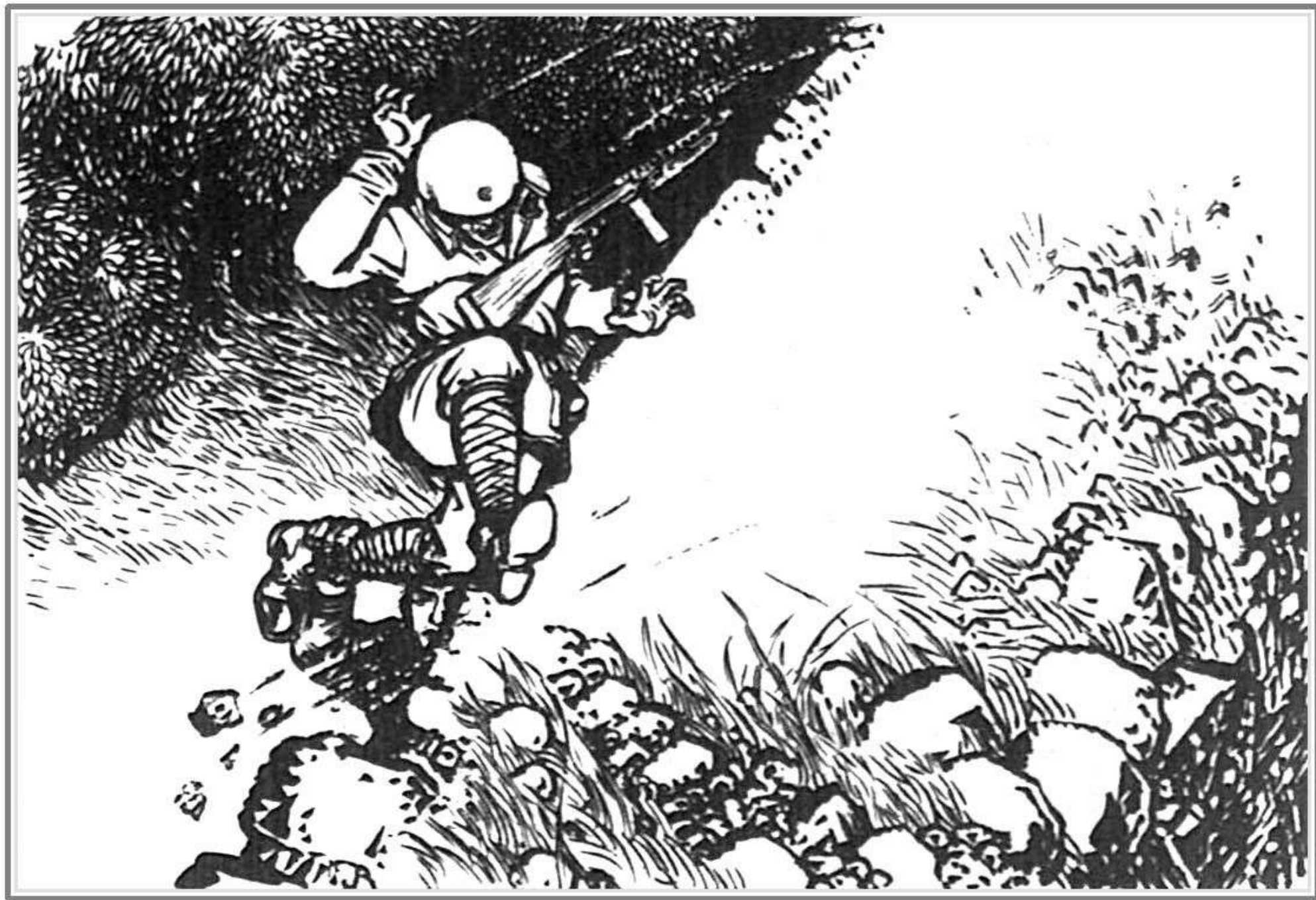
他忽然想起在涟水战役中失踪的少校营长张小甫，现在不知下落，问黄旅长。黄旅长说他可能被俘虏了。张灵甫面色一沉，十分自信地说：“绝不可能！他是我一手栽培的啊！”



出于敌人的意外，这时候，我军刘胜、陈坚率领的二个营，星夜飞兵前进，直扑垛庄。



月亮落山，天色黑暗。我军到了垛庄，在副军长梁波指挥下，决定从西南角攻进圩子去。石东根连执行进攻圩子的任务，战士们飞速前进，隐蔽在圩子附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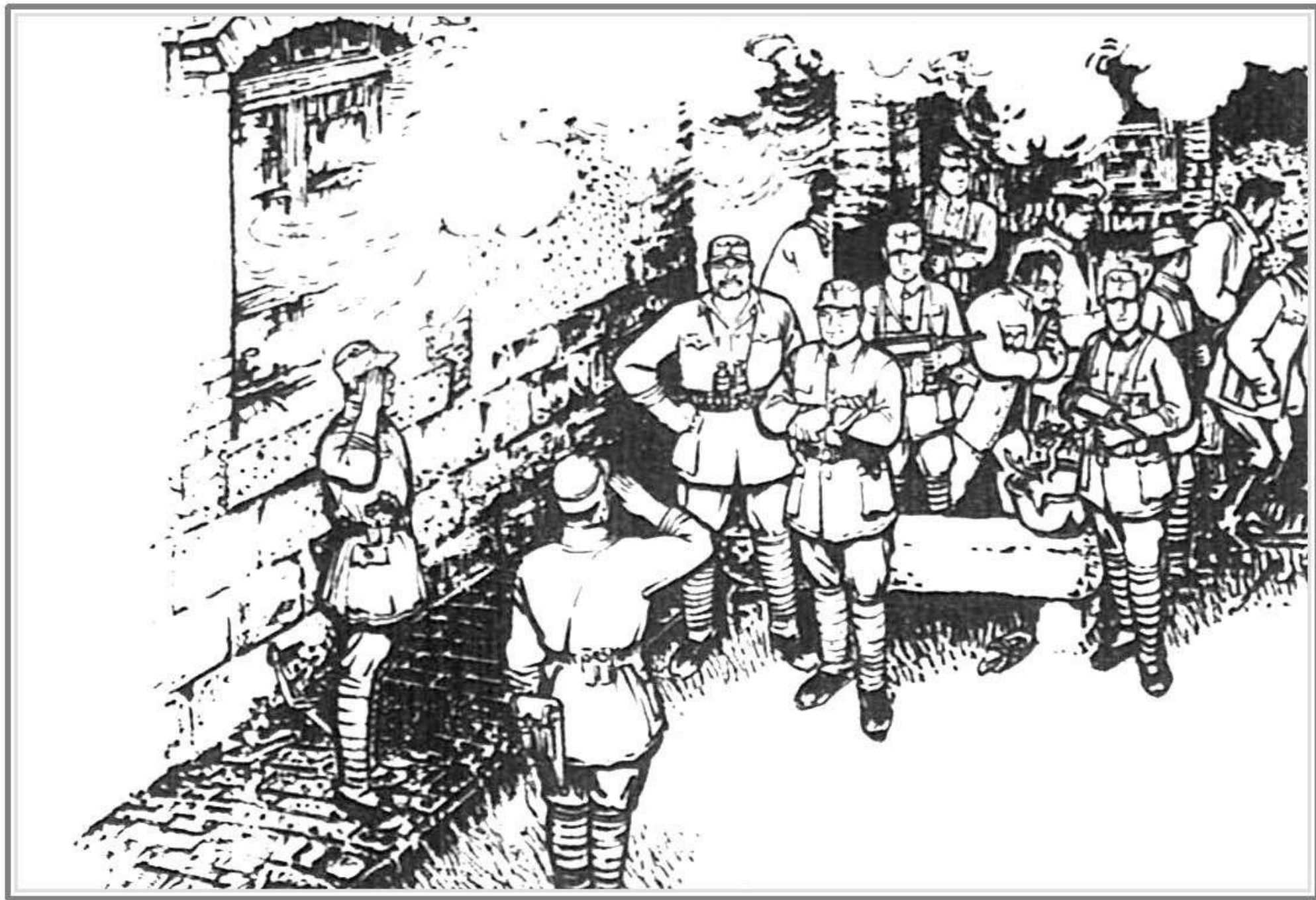
敌哨兵缩着脖子，打着呵欠，在圩墙上来回踱步。秦守本悄悄的摸到圩墙下，等敌兵走近，冷不防抓住敌兵的一条腿，轻轻一拉，敌兵便从墙上翻滚下来。



战士们奋勇翻过圩墙，进行战斗。敌军七十四师一个辎重连，在十五分钟的时间内，首先被我军歼灭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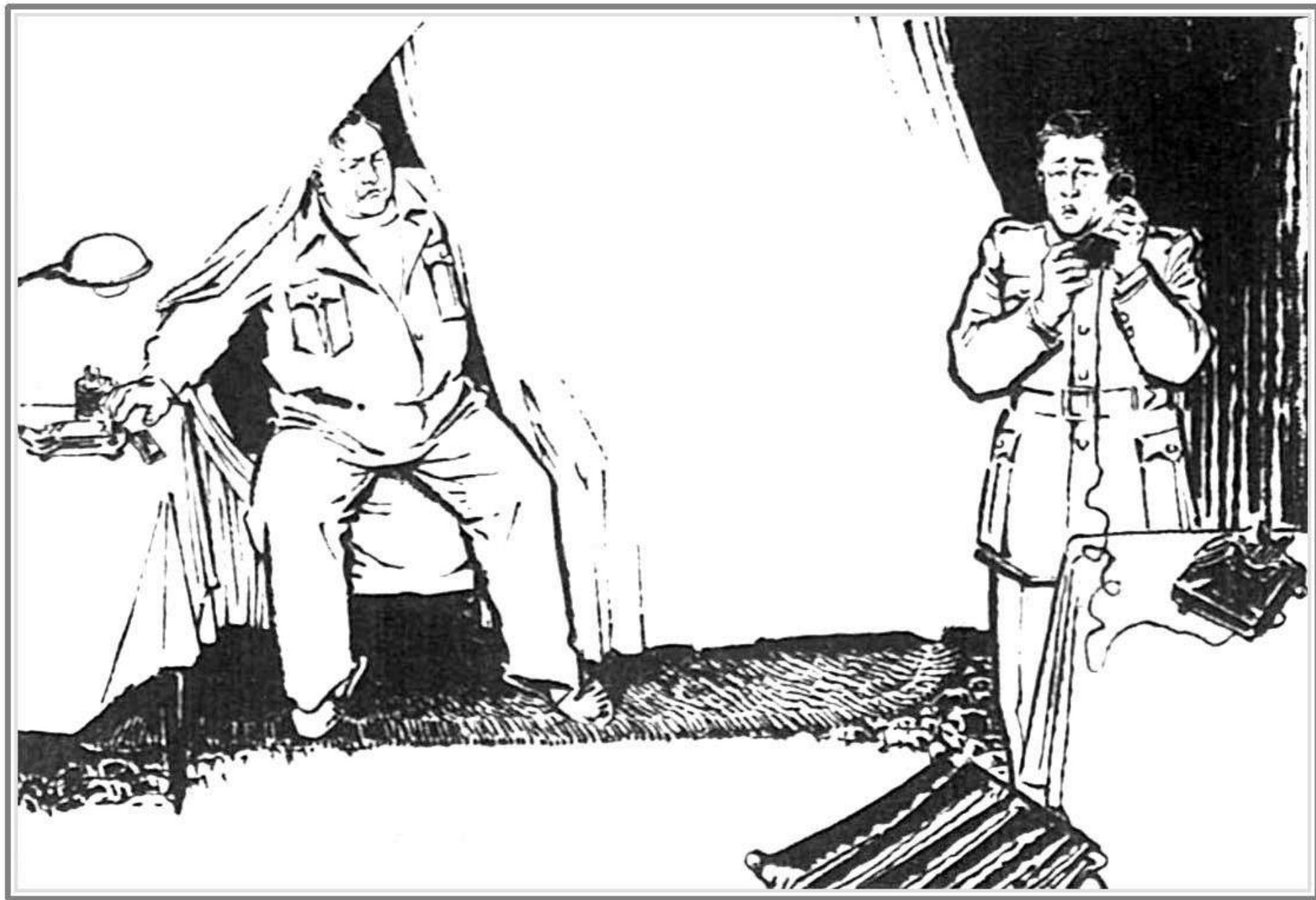
我军冲进街巷，突入敌人的团部。敌团长无路可逃，当了俘虏。



驻在垛庄一个团的敌军完全被消灭了。梁波看看手表，正是午夜一点三十分。他命令着说：“发信号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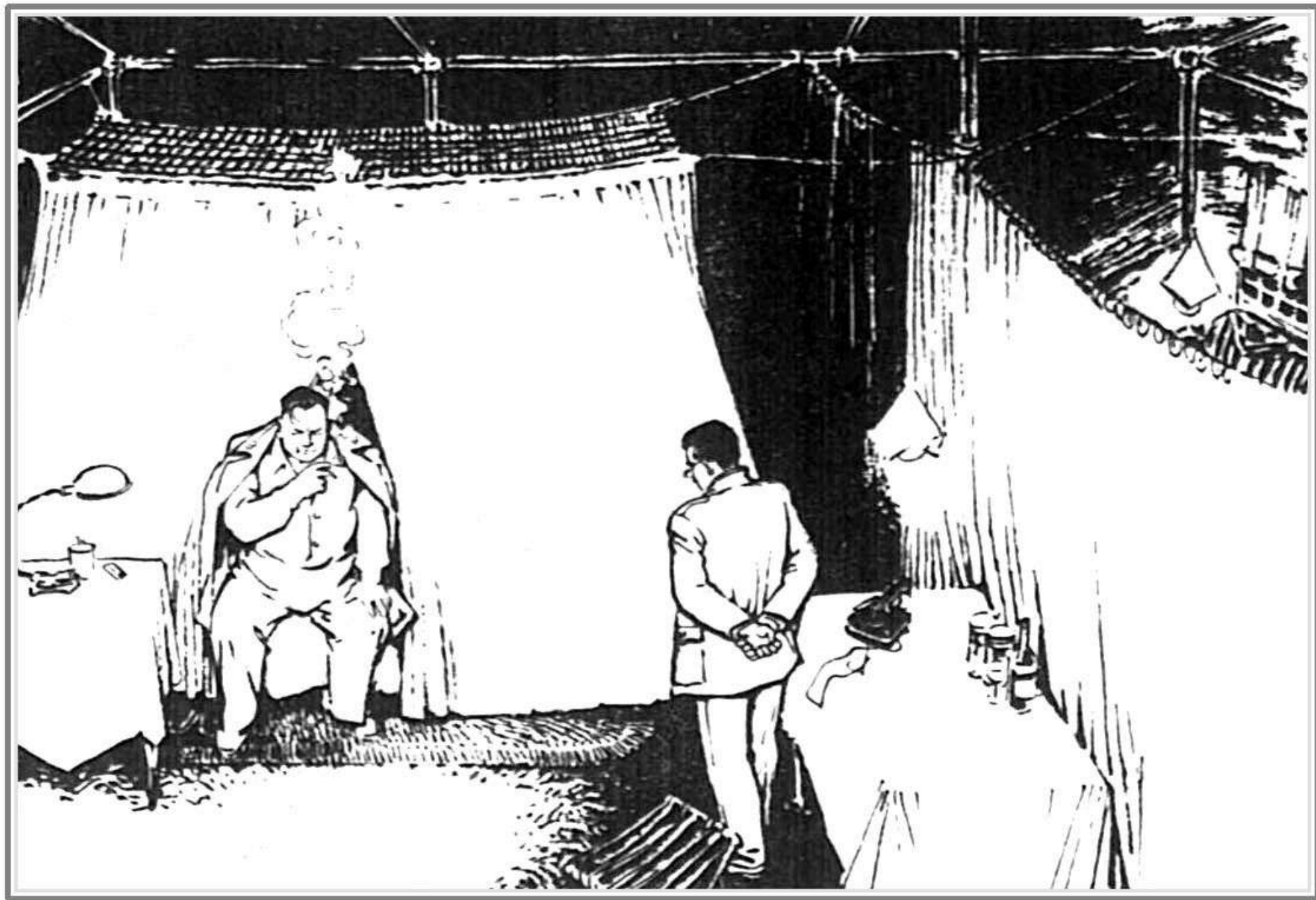
三颗彩色信号弹腾空而起。大军迅速向东西横山挺进。这个蒋介石的王牌军七十四师，已被装进了袋子，连袋口也给封住了。



可是张灵甫还在指挥部里睡大觉，做他的好梦。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惊醒过来。侍从参谋拿起话筒，不由失声惊叫：“垛庄失守了！”



张灵甫的脸色略略一沉，喃喃地说：“哪里来的天兵神将？”
然后站起来抢过电话：“……什么部队？决不是主力。把他们打出去。要沉着，查清楚，随时报告。”



他放下话筒，正要上床睡觉，董耀宗却不安地说：“甫公！垛庄失守，我们的处境，……”张灵甫瞪了他一眼：“我担心的是他们不敢应战，他们来了，那就好极了！”



这一夜，张灵甫没好睡，天色大亮，他走出指挥部，深深地吸了两口气。看看前面这个山头，觉得长得真怪，象个大碾盘，他便沿着斜坡爬上山顶去。



这个碾盘一样的山头就是孟良崮。山势陡险，两面是悬崖绝壁，一面是陡坡，另一面是斜坡，比较平坦。上了崮顶，他向四周看了一阵，不由大声叫好。



这阵儿，山下炮声密集，硝烟迷漫。张灵甫明知山下的指挥部已经受到炮火威胁，却掩饰着内心的恐惧，对董耀宗说：“这里形势很好，把指挥部移到山腰上来。”



董耀宗猜到他的心思，笑笑说：“居高临下，倒是创造奇迹的一个好机会！”张灵甫一听，用手杖连连敲击着山上的石块，傲慢地说：“除了我，谁配？谁有资格创造奇迹？”



张灵甫回到指挥部，妄想发起总攻，见董耀宗看着地图不说话，便瞪着他说：“你呀，就是忧虑太多，缺乏果断。”董耀宗慢慢抬起头，分析着战争形势和他们的处境。



停了停，他又说：“关键在于我们的友军，不在我们。他们能同心协力，从外向里攻，我们再从里朝外打，敌人处在夹当中，奇迹就必然出现。否则，否则……”



张灵甫的脸色稍稍沉了沉，抖动着嘴唇道：“立刻！立刻报告南京国防部！”但他又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缓慢地踱到报话房去。



他向“国防部长”陈诚报名问好以后，挺身直立在报话机前，听对方的说话。



当天晚上，张灵甫视察了几个阵地，满意地回到指挥部以后，作战处的一个参谋向他报告说，前方部队捉到一个俘虏。张灵甫一听，兴奋极了，挥着手杖大叫。



谁知张灵甫一见俘虏，面色铁青，气得哑口无言。这个俘虏就是七十四师的少校营长，张灵甫的亲信部属，在涟水战役时被人民解放军俘去的张小甫。



张灵甫勉强抑制着恼怒，用手杖敲敲地面，斥责道：“你做了俘虏，还有脸见我？”张小甫却说：“我受了重伤，不得已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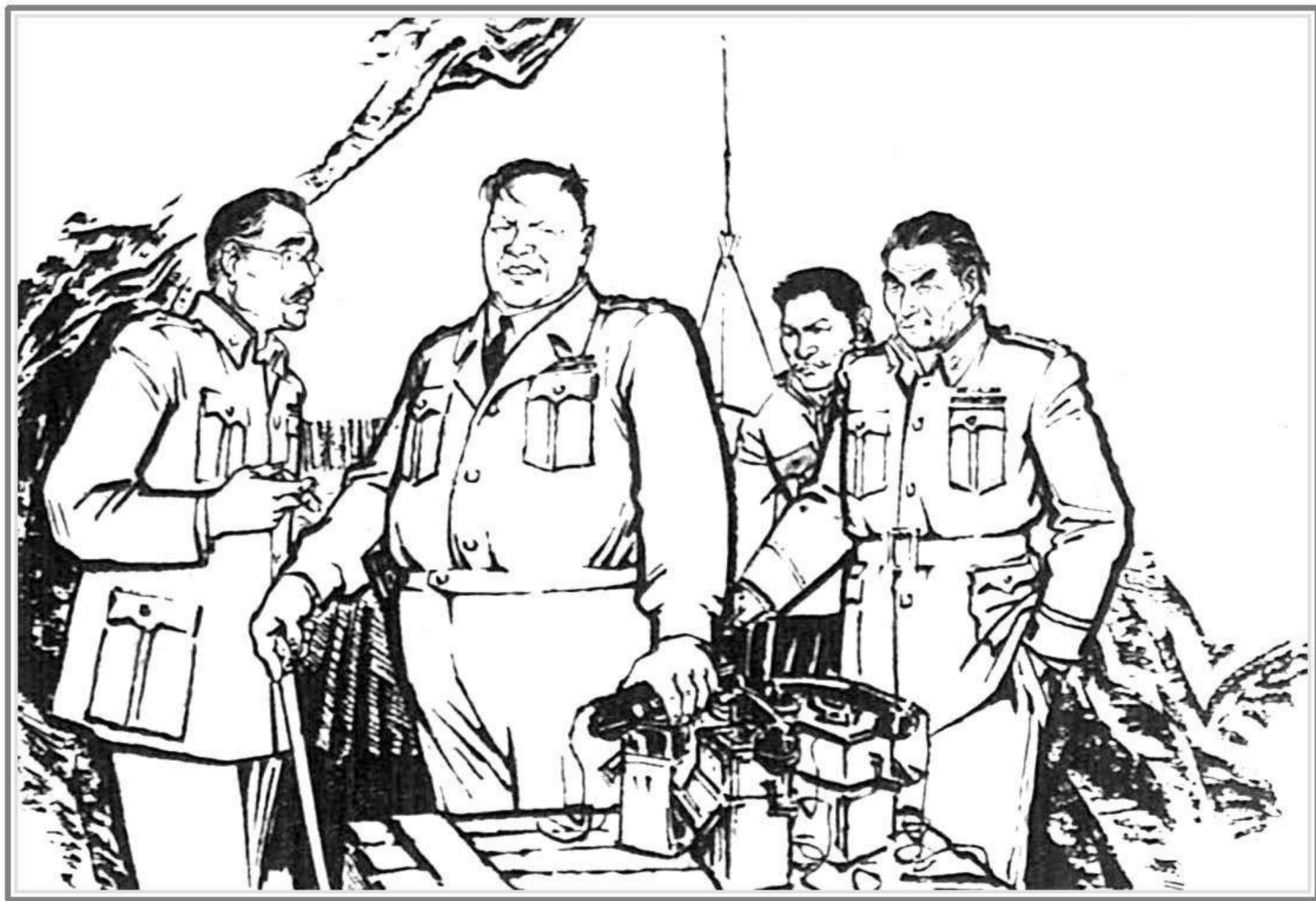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张小甫为了挽救七十四师的可怕前途，经华东野战军负责人的同意，来劝张灵甫放下武器，和平解决战事的。张灵甫听出他不是逃跑回来的，顿时暴怒起来。



张小甫被押走了。这时，张灵甫意识到占领垛庄一线的就是当时在涟水交锋的劲敌——沈振新的那个军。他想起这个对手的勇猛善战，不禁心头乱跳。



夜深了，张灵甫正在计划发起总攻，创造奇迹，忽然电话铃响了。副官问明是五十八旅旅长卢信，忙把话筒递给他。据对方报告，八十三师的主要阵地万泉山失守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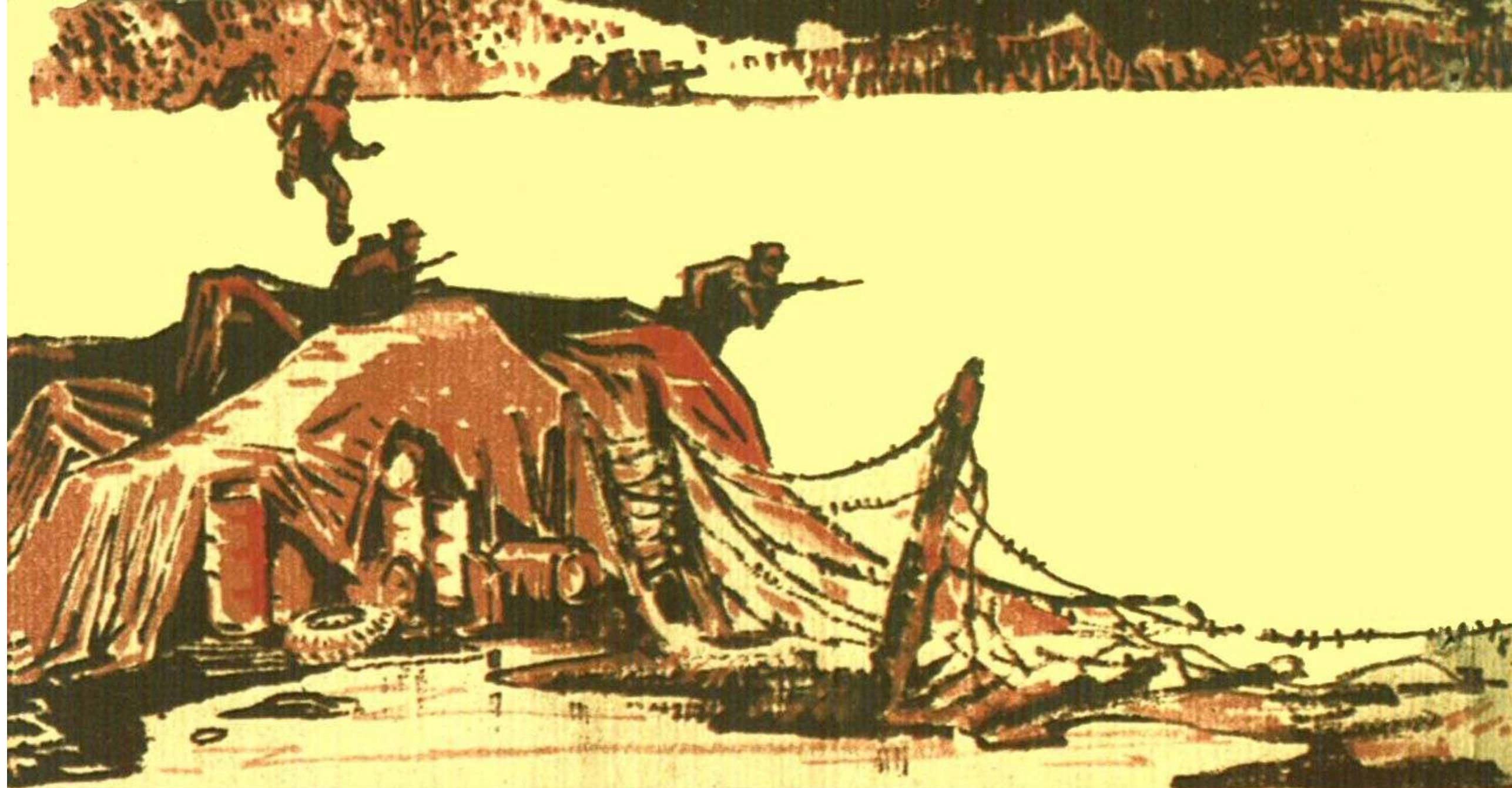
他攥下话筒，嘿嘿笑了两声，自豪地说：“只有七十四师！别的队伍都是豆腐渣！都是草包！”说着，瞟了董耀宗一眼，董耀宗呆楞住了。



张灵甫笑着说道：“叫他们跟敌人拚拚斗斗，双方消耗消耗也好。”董耀宗才领会到张灵甫的意思：不牺牲别人，自己怎会强大起来？



但是万泉山的失守，毕竟打破了张灵甫发动总攻击的计划。这时候，门前炮声轰响，告急电话又接连不断地打来。他掩盖不住内心的惊惶、恐惧，颓然倒在椅子上。（未完）



HEROES

——红 日 (第三册)——

原著 吴 强 改编 王 星 北 绘画 汪 观 清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(上海长乐路672号33号) 兵书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64 印张 2 1978年10月 第2版 1978年10月 第3次印刷 印数 395,001—895,000

统一书号: 8081·5500 定价: 0.15 元